

任主根鈍

倚花之會社

卷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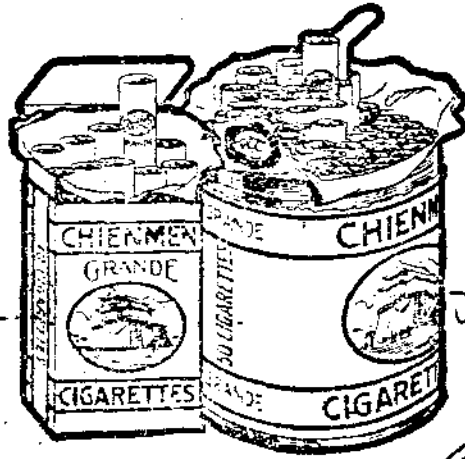
期九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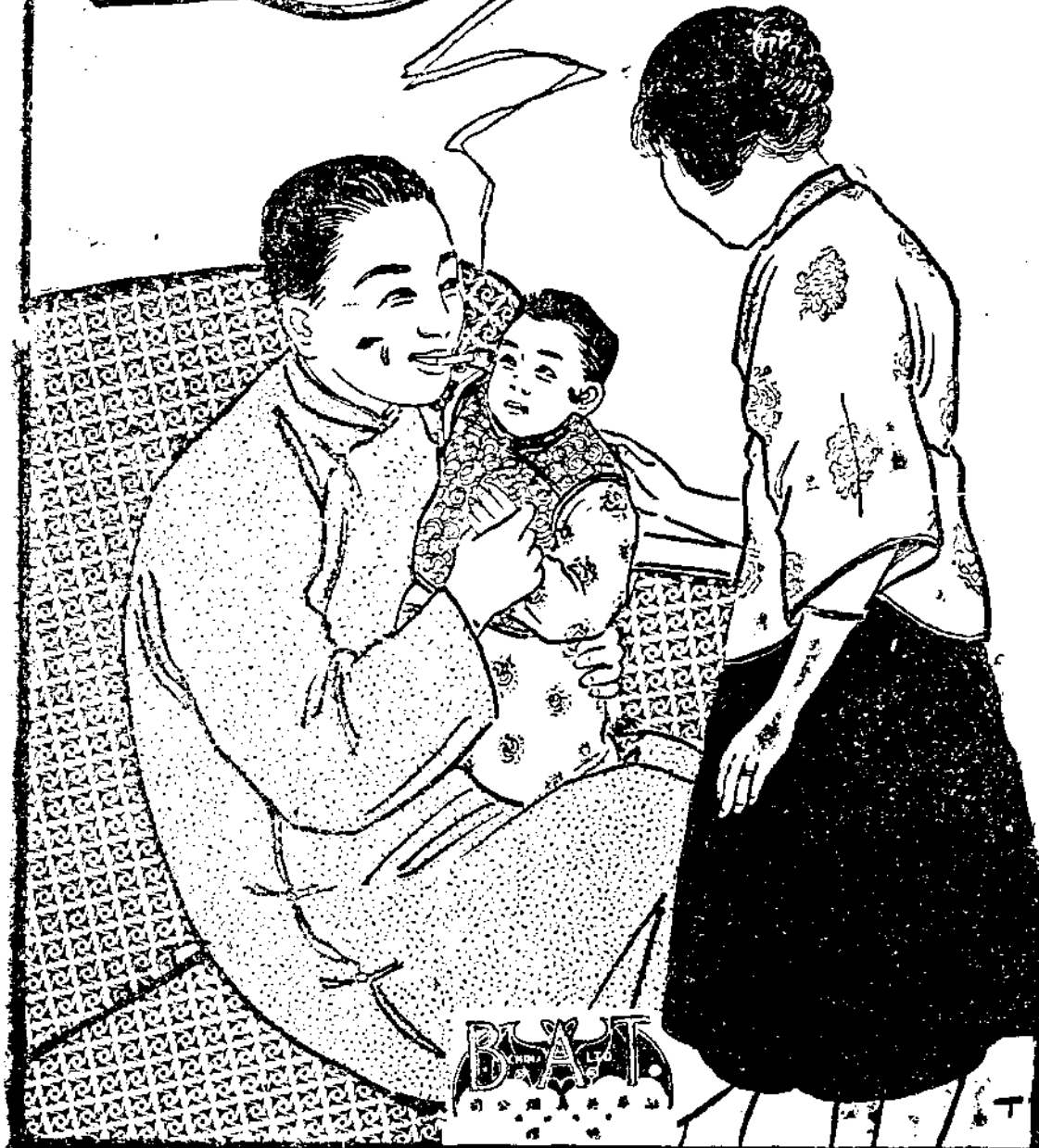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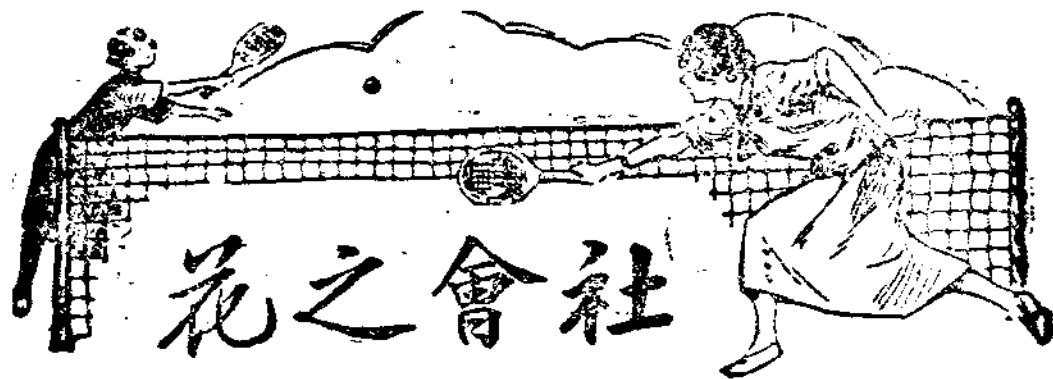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花之會社

..... 錄目期九第卷一第

崑曲名旦張翰聲君及其家屬小影

梅蘭芳之戰蒲關

楊寶忠之打鼓罵曹

五里湖風景攝影

我也嫁給鈍根

王正廷與顧維鈞

姑妄言之

憂患之隣

張齋老與譚富英

羅督辦軼事

爲小失大

和兒的悲傷

無名女子

鈍根

劉鳳生

禹鐘

叔皋

賢哉

陸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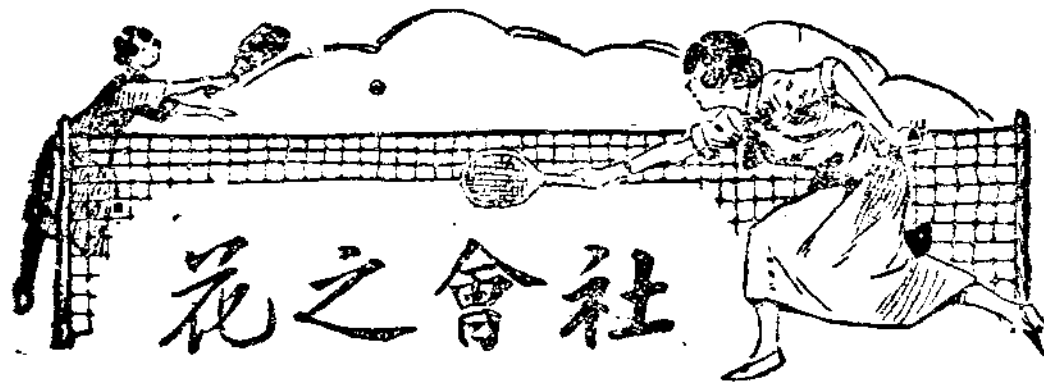
徐卓呆



我接到了「無名女子」那篇小說。同事們嬉皮笑臉的都來問我無名女子是誰。我說他要讓我曉得是誰。他也不用署名「無名女子」了。同事張君說。只怕是有名女子罷。我說道。只怕是有名男子罷。

張君說。我要懸賞訪查無名女子的真姓名了。如有人報告。或由無名女子自己來函承認。因而徵實者。酬洋壹百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我說算了罷。你這麼一來。倒像是我急于要知道那位女士的姓名了。包管從此以後。他瞧不起我們。他還肯來拿你的壹百塊錢麼。

又一位張君說。這「無名女子」。不要就是周瘦鵬。或是丁慕琴罷。我說如果是他們倆。就酬洋壹千元。我也願意。



..... 錄目期九第卷一第

驛中對月.....	徐哲身
十日離情.....	羅晴淵
蓮鈎清話.....	卿須
遊東園記.....	萱照
紅閨綺語.....	林虞階
富翁一席談.....	醉痴生
作如是觀齋談屑.....	唯知居士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祝鋪根的社會之花.....	韋凌影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屬家其及君聲翰張旦名曲崑
(友曲之錚樹徐鄉同之根鈍爲君張)

梅 蘭 芳 戰 蒲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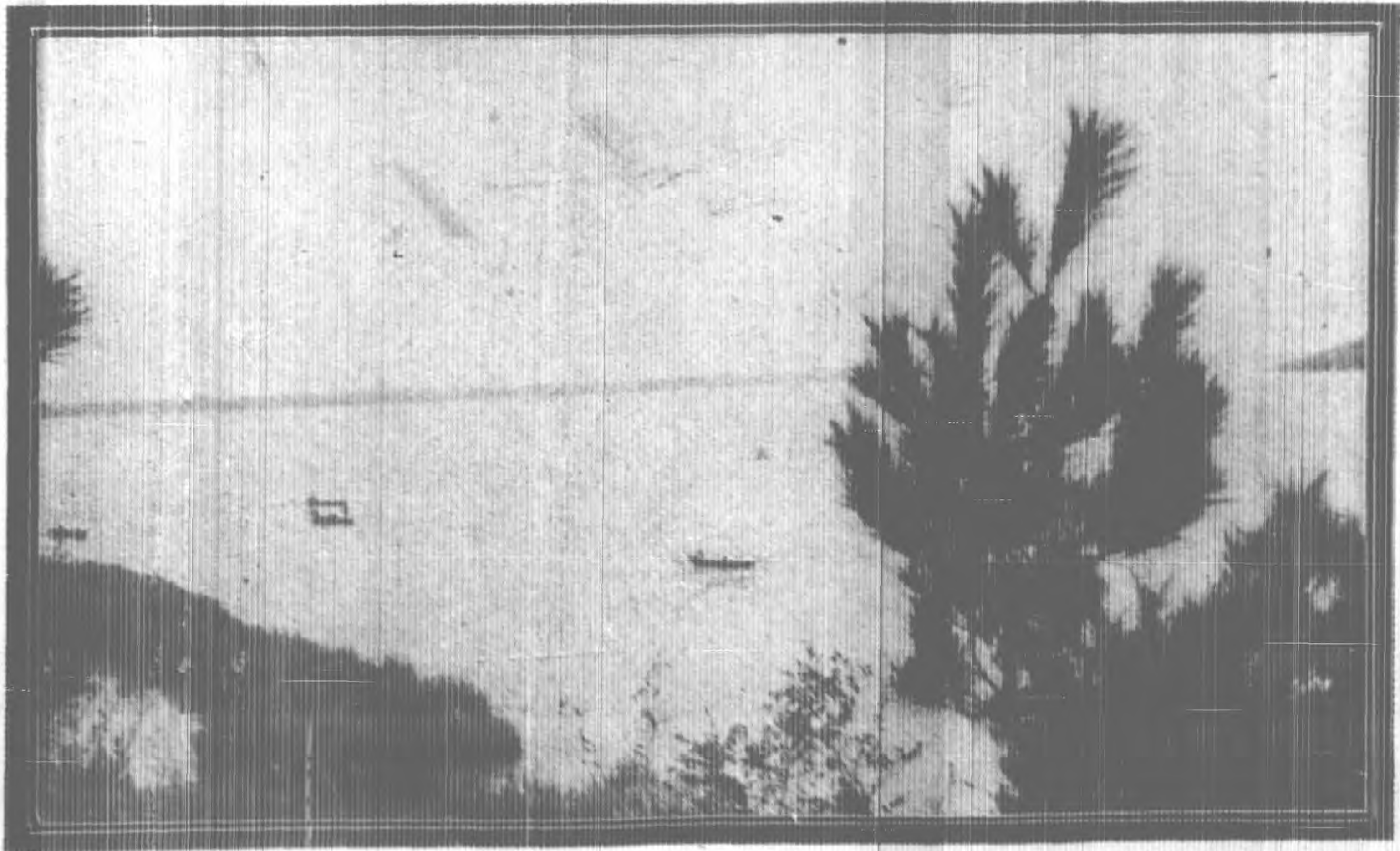


心 心 照 相 館 攝



楊寶忠打鼓罵曹

五里湖風景



丁慧康君攝



我也嫁給鈍根

無名子女

社會之花第六期所登鈍根先生作的那篇「我與文豔親王的情史」不知嚇坏了多少人，妬殺了多少人，氣傷了多少人，笑死了多少人，但在鈍根自己也幾乎活活的被人罵死，至於那位周瘦鵑先生呢，人家多預料他要和鈍根不依一面佈告大衆，聲明否認的我，獨以爲不然，我說鈍根的人品學問也實在夠得上和瘦鵑做倆口兒，況且鈍根愛慕瘦鵑到那麼熱烈，瘦鵑人非木石，豈能無情，還硬得起這個芳心好意思拒絕鈍根的請求麼？果然不消幾天，瘦鵑的回音來了，你們瞧他「半月」裏那篇「文豔親王下嫁王鈍根記」，赫然是周瘦鵑先生的親筆著作，他非但不否認，并且老實承認和鈍根先生有愛情，不但有愛情，并且是結婚已經多時了，那篇小說後段雖然有幾句把鈍根開頑笑的話，這也是少年伉儷戲謔之常，不足爲異，不過有幾位讀者因此發揮迂論說甚麼兩男不能爲婚，又是甚麼使君有婦羅敷，有夫鈍根，瘦鵑所稱如果屬實，將置王周兩夫人于何地，這種議



我也嫁給鈍根

論。叫。我。聽。了。又。可。笑。又。可。憐。真。是。扭。于。形。骸。
之。見。不。知。精。神。爲。何。物。了。我。向。來。對。于。此。類。
問。題。抱。着。一。種。高。尚。純。潔。的。特。別。見。解。只。爲。
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如。今。忍。耐。不。住。觸。緒。感。
懷。索。性。把。他。公。布。出。來。供。給。讀。者。諸。君。討。論。
討。論。倒。也。未。始。不。可。

我。覺。得。天。賦。人。類。的。愛。情。是。沒。有。限。制。的。古。
聖。人。創。立。婚。姻。制。度。是。限。制。肉。慾。並。不。是。限。
制。愛。情。（時。下。盛。倡。的。公。妻。主。義。也。是。專。指。
肉。慾。說。的。）肉。慾。和。愛。情。的。性。質。不。同。兩。者。
雖。然。也。有。相。連。的。關。係。但。是。肉。慾。不。過。表。示。
愛。情。的。手。續。之。一。種。不。能。說。愛。情。離。了。肉。慾。

二

便。是。不。完。全。的。愛。情。那。麼。肉。慾。既。然。不。是。愛。
情。中。間。的。必。要。條。件。咱。們。就。可。以。斷。定。使。用。
愛。情。和。承。受。愛。情。的。人。不。必。計。較。年。齡。的。老。
幼。參。差。不。必。顧。慮。地。方。的。萬。里。相。隔。甚。至。不。
必。支。配。男。性。女。性。的。相。互。果。然。得。一。男。一。女。
異。姓。的。相。感。固。佳。否。則。同。是。男。姓。或。同。是。女。
性。也。儘。可。以。結。合。愛。情。所。以。鈍。根。和。瘦。鵲。倆。
口。兒。的。愛。情。能。結。合。到。那。麼。程。度。實。在。比。夫。
妻。還。要。高。上。幾。倍。他。們。倆。自。己。願。意。舉。行。婚。
嫁。當。然。是。可。能。的。不。過。他。們。的。婚。嫁。和。世。俗。
夫。妻。的。婚。嫁。不。同。罷。了。世。俗。夫。妻。的。愛。情。裏。
頭。以。肉。慾。爲。重。要。成。分。他。們。倆。愛。情。的。成。分。



我也嫁給鈍根

是友誼職業的相同性情的投合文藝的欽佩對付環境的同情援引發展的關係却是絕對沒有一格蘭姆的肉慾在裏頭因此之故他們倆儘管舉行婚嫁却和各人原有的世俗夫妻關係的夫人權利上一些沒有牴觸你們不看別的但看那兩本「社會之花」和「半月」出版以後安然無恙要不然早被王周兩夫人撕作片片蝴蝶飛了如今剪斷閒文書歸本題要講到鈍根先生那個人何以能夠使得那位才貌雙絕名滿中華高不可攀的瘦鵑先生竟肯服服帖帖心甘情願的嫁他呢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情難道鈍根有甚麼魔力不成讀者諸君不用躁急且聽我慢慢道來據我個人的意見鈍根那個人確有使人願嫁之處老實說一句罷我也嫁了他已經十多年了不過我得重要聲明我是精神上嫁他不是肉體上嫁他我的肉體早已在二十多年前嫁給一個禮法上劃一不二的丈夫了我素性孤癖不喜歡探親問友赴宴觀劇等事每天料理家務之外惟有獨坐房中看書閱報我記得十幾年前鈍根先生在申報上創闢自由談一欄專載遊戲文章詩詞筆記小說之類我那時初次得見新聞紙有這種



我也嫁給鈍根

有趣味的附張非常歡喜並且那裏頭鈍根先生自己的著作極多談諧奇肆層出不窮我不知不覺對於鈍根兩個字就發生了一種好感後來我高興了也試作投稿居然常常登載并承鈍根先生不厭煩勞細加潤色那時別家報紙也都學申報的樣增添文藝的附張了可是我投稿去總不見登載因此我知道鈍根先生的性情和厚實是在是比衆不同又聽人說大凡主筆先生都不肯破費工夫替人家脩改文字甯可省下時間來自已著作既得名又可得利那麼真難爲鈍根先生竟肯犧牲自己名利暗中行這人所

不知的方便這種道德也就足以使人感念了後來他發行游戲雜誌禮拜六等書我益發欣喜欲狂我瞧見游戲雜誌上印着他的照相一團和氣簡直是個阿彌陀佛我又打聽人家據說鈍根先生實在是和藹可親毫無報館記者習氣因此人緣極好朋友極多一天到晚會客不停不論貴賤貧富他總是一律看待殷勤款接絕無倦容并且他生平沒有發過一回大怒這種涵養功夫更非常人可及了因此我愛重他的心不覺一天一天的深刻起來直到念念不忘的地位我又瞧見禮拜六上有他作的一篇小說叫做「



心許』我讀了大吃一驚。心頭小鹿突突亂跳。疑心他竟是一個能使天眼通的催眠術家。要不然他怎麼能知道我的心事呢。原來他那小說裏頭敘述一個女子愛慕鄰家一位英俊好學的男子爲了他立志不嫁。直到那位少年英雄戰勝暴鄰負創凱旋創劇而死。女子到醫院裏去撫屍大哭。但是那男子始終沒有知道有那麼一個女子愛他。所以定名爲『心許』。他描寫那位女子的心理簡直像說的是我。既而轉念小說家摹繪人情本是無所不肖的。這也許是偶然和我暗合罷了。我才止息了那種猜疑。但是我心坎

中從此牢牢嵌進了『心許』兩個字。永不能忘却。現在讀了瘦鵑先生那篇『下嫁王鈍根記』。剛巧和我心坎中的『心許』兩字對個正着。所以再也忍耐不住。匆匆寫這一篇不合體裁的小說。也無非是推闡『心許』兩個字的意思。我從此更悟到瘦鵑先生尚且願嫁王鈍根。可見世界上愛慕王鈍根的決不止我一個人了。再倒過去想瘦鵑先生也自有許多人願意嫁他。嫁他的也祇是精神上嫁他。不是肉體上嫁他。因爲精神上的愛情是無限制的。所以一個可愛的。人常被幾千幾百個人把愛情施放在他身上。



我也嫁給鈍根

上。而。這。施。放。愛。情。的。人。只。要。略。有。可。愛。之。處。也。自。有。人。來。愛。他。可。見。世。界。上。愛。情。的。施。受。更。迭。永。永。不。絕。複。雜。錯。綜。莫。可。究。詰。誰。能。限。制。他。們。啊。

自。從。社。會。之。花。出。版。以。來。我。當。他。是。維。一。的。恩。物。時。刻。玩。誦。百。回。不。厭。不。過。我。覺。得。鈍。根。先。生。的。心。情。較。前。稍。有。改。變。了。但。是。他。的。可。敬。可。愛。有。加。無。減。他。是。個。謹。守。道。德。的。人。他。是。借。游。戲。筆。墨。諷。時。勸。世。故。他。的。文。字。諷。而。不。虐。諧。而。不。輕。豔。麗。而。不。流。于。輕。薄。近。來。似。乎。他。憂。傷。世。道。的。心。更。為。激。切。了。我。因。此。也。更。為。愛。他。了。可。是。我。向。來。不。讓。他。曉。得。我。愛。

六

他。我。從。前。和。他。通。信。是。用。假。名。字。冒。充。男。子。說。話。也。狠。落。落。不。過。我。寫。的。字。是。學。他。的。體。式。學。得。狠。為。酷。肖。也。許。這。一。點。上。他。覺。得。我。是。傾。倒。于。他。的。一。個。人。不。過。他。萬。萬。料。不。到。我。是。愛。他。至。于。這。麼。熱。烈。的。一。個。女。子。呢。

如。今。他。明。白。了。他。知。道。我。是。癡。心。愛。他。不。避。世。俗。嫌。疑。的。女。子。了。但。是。我。並。沒。有。把。真。姓。名。住。址。告。訴。他。他。還。是。等。于。不。知。道。現。在。我。雖。然。投。了。這。篇。稿。子。給。他。他。也。決。不。肯。追。究。我的。根。柢。他。是。善。知。識。豈。有。不。明。白。精。神。愛。情。的。分。際。的。呢。

我。覺。得。這。本『社。會。之。花』。倒。是。寄。託。愛。情。



的好去處。我只天天抱着這本書兒。就算嫁了鈍根了。（新嫁娘照例抱一束花的）

同情的瘦鵲先生啊。我和你在『社會之花』的紅氍毹上行個相見禮兒罷。

鈍根按。予讀此篇。愧汗無地。自維薄德。

何以克當。登之適貽讀者譏笑耳。然不登重辜作者盛意。且文字詼詭有趣。棄之亦殊可惜。無已。惟有乞讀者諸公作笑話觀。勿視為獎飾鈍根語。庶幾稍輕予愧乎。

王正廷與顧維鈞

鈍根

巴黎議和大會。我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二人。頗負盛名。不期報紙喧傳。忽有曹汝霖妻妹嫁與顧維鈞之說。一時少年學界。譁然非議。惟有識者疑之。後聞此項謠傳。發源于王氏左右。北京某報。曾載梁大文豪長書一通。痛論其事。并謂王寵惠在日本被竊重要文件之謠。同出一源。不應以外交手段。對付同舟共濟之僚友云云。余則以為王氏素重道德。此事或非所知。今者中俄交涉。忽生波折。願王二人公然互訐。形之文電。論者益謂前事非虛。是亦王氏之不幸也。

高華國貨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姑妄言之

姑妄言之

節譯英國大文
豪裘羅氏叢刊

劉鳳生

世界上的事。真是不能說說出來。簡直氣死人。每個人都需要的。每個人都不能得著。到是那般人所不要的。他們却有了。很多男子們有了老婆。但是這些老婆。他們並不要。沒老婆的人。想要個老婆。又想不到貧苦人家。一天糊一天。已經不了。却偏偏有七八個孩子。們要穿衣吃飯。有錢的人們。死後沒有一個兒子。錢沒處化。女孩子們有個相好的。但是不多幾時。她相好的。又和別人要好。了一個男子。不願見那女人。却偏偏被那女人糾纏。一個不清。你道氣死人不氣死人。

你歡喜著作嗎。你要著作。你爲的是什麼。爲金錢。麼。爲名譽。麼。爲娛樂。麼。你爲金錢。而著作。你著作的名譽。日益掃地了。你爲名譽。而著作。你置娛樂於何地。你爲娛樂。而著作嗎。十人中。求不着一人。



婚。姻。究。竟。是。爲。的。什。麼。愚。者。以。爲。有。婚。姻。而。後。可。以。享。著。快。樂。但。這。快。樂。是。指。肉。體。上。的。呢。還。是。指。精。神。上。的。呢。還。是。兩。項。都。包。括。在。內。的。呢。三。說。都。不。是。婚。姻。的。酬。報。并。不。是。快。樂。他。的。唯。一。酬。報。就。是。勞。苦。義。務。責。任。男。要。做。個。男。子。女。要。做。個。女。人。罷。了。簡。單。說。一。句。話。婚。姻。是。犧。牲。兩。個。人。而。爲。人。種。的。供。奉。上。帝。創。造。人。種。故。婚。姻。也。可。以。說。就。是。酬。謝。上。帝。

在。世。界。上。具。有。絕。大。勢。力。任。你。怎。樣。磨。滅。而。磨。滅。不。去。的。就。是。虛。榮。男。子。們。愛。他。女。子。們。愛。他。孩。子。們。愛。他。甚。至。于。阿。貓。阿。狗。也。無。不。愛。他。四。類。之。中。女。子。們。竟。然。爬。到。頂。上。去。了。竟。然。不。顧。能。力。不。顧。性。命。不。管。爬。到。爬。不。到。且。朝。上。爬。再。說。了。虛。榮。是。世。界。人。類。的。原。動。力。諂。諛。是。虛。榮。的。導。火。線。沒。有。諂。諛。虛。榮。是。不。能。大。張。其。淫。威。的。你。若。想。生。在。世。上。得。著。人。的。敬。重。得。著。人。的。歡。愛。你。多。多。諂。諛。人。們。那。便。得。了。你。將。來。得。享。大。名。亦。在。乎。此。換。句。話。說。虛。榮。就。是。志。願。志。願。就。是。虛。榮。兩。者。并。不。能。折。而。爲。二。志。願。便。是。虛。榮。罩。上。假。面。具。罷。了。

憂之患隣

禹 鐘

人之恆情。往往易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誠以憂患之中。一以真性情相與相憐。彌摯。非若安樂時之各自爲計。無需倚畀。惟以點染虛文爲事也。余今叙此憂患之隣。在在咸足動人之悲嘆。吾筆亦幾屢屢頓不能下。爲世間貧病無告之人。下無限傷心之淚焉。

行道之人。由市西而東趨。或由東而西趨者。所經之處。見汪氏之巨宅。頽然無復壯觀。他且不論。卽就大門觀之。零落不整。如貧血之人。絕無顏彩。蓋汪氏昔爲有名之巨閥。今則子姓不振。漸由中落而至於不可存活矣。舊宅旣廓。族人列屋而居。長日憂貧。無由闢利源以自給。遂各分餘屋以賃人。取屋值以供旦夕。吾今所叙者。爲其第二進所居人物之歷史。第二進之房主人。爲一母一子。母耄矣。子亦在中年以外。母雖窮老而邀天眷。精力彌健。此母子所管領之地。爲一廳事。分之成三楹。其上有樓。亦剖而爲三。子頽喪無恆業。貧不能娶。且好與無賴子遊。久亦同化爲無賴子。無復世家面目。母子坐食。貧困益甚。遂屏晷

憂患之隣

二

一小室。以其餘屋出賃別姓。用博饘粥之資焉。其廳事上下凡三楹。兩楹爲梁姓所居。梁氏食指甚繁。一母年事可五十許。三子皆斐然成有用材。氣象甚振。尙有二子猶幼。一女未嫁。長次均已娶婦。實則梁氏亦僅爲中人之家。無赫赫之聲勢。願以房主人較之。則割然有貧富之別矣。房主人見梁母恆嘖嘖作嘆。羨語而自傷。其貧遇不能舉炊時。輒就梁母商緩急。梁母性仁慈。時加拯恤。以是房主人益心感而稱譽之不置。出恆語隣里曰。梁氏善姓也。

能生育。撫一異姓子如己出。而與房主人交誼至篤。親若水乳。房主人有族姓。家業較裕。據宅之第五進而居。與張姓亦善。且族姓之婦與張婦締爲手帕交。以女兄弟相稱。而張氏子又拜族姓夫婦爲螟蛉子。親誼旣密。平時餽贈恆不絕。其於文之周旋。蔑以復加。房主人亦自愧不如焉。已而張姓之男主以疾死。孤嫠相依。日就困乏。此十餘年前事也。房主人憐張氏貧。且彼此相得不忍使之他徙。同居如故。繼且寢食相共。不知者不能猝辨其爲兩姓也。比梁氏之入居此屋。張氏猶自安其居。與房主人相依爲命。彼此窮蹙。雖日甚而相憐之情亦與之俱進。不復分其異姓之界矣。在例隣里。

相稱必異於血統相關之親族。決無以父兄之名。義而施之別姓之人者。顧張氏母子稱汪母以大。父稱汪子以叔而汪母之稱張母則曰阿嫻。稱張子則曰哥兒。汪子亦統以其母所稱者稱之。卽就彼此稱望觀之。已無復呈其異姓之界。劃此則貧賤之環境有以融合之耳。後此吾書稱此四人亦卽以此不倫不類之名詞相加矣。哥兒年事亦已在二十以外。其父生時依人營水產業。遂世之願爲人粗獷無理解。不能精治其業。僅充小夥工。得資甚微。無力以贍其母。母患哮喘。枯瘦無人狀。天寒時喘勢益厲。咳聲連續不絕。幾欲裂其肺咽。房主人雖視之爲一家。然貧窶之狀相同。長日恆難

得兼餐。以是彼此索索無生人趣。吾筆亦不能曲繪其狀也。

哥兒血氣方盛。好飲酒使氣。恆與里中羣惡少遊。效江湖結客之豪舉。每飲必洪醉。醉則至家。以果餌奉其母。有時且分其餘以貽大父及叔。旋繞小室中高談一日之所聞見。偶一言不合。卽咆哮肆詈。其母氏詞鋒爛鑠。莫能挫哥兒之怒。大類炎暑時之雷雨。其起極驟而霽亦至迅。數語之間。喜怒迭形。方其怒時。其母縮瑟不能措一詞。卽咳聲亦不敢縱。而大父與叔互以溫語勸哥兒。其聲口如長者遇小兒。哭時撫之。勿哭。有時哥兒酒力過甚。不能隨一怒而盡洩。則怒容甫止。卽以歡呼繼之。

必使盡散其餘。醉而止。總之哥兒之喜怒。一以酒力之強弱爲久暫。初難自主。願其歡呼與怒。言驟聆。乃似無別。蓋其人喜怒之遷。相去僅一間。故發聲亦無大異耳。苟哥兒怒至不可遏時。其母既畏縮無措。如山獸之遇獵人。於是大父不得不出求援師矣。援師者卽梁氏之母。哥兒縱盛怒。至於峯極。得梁母一言。卽不復聲。梁母爲人嚴正。且家業振盛。出言彌足爲人重。以是哥兒之忤其母。一聞梁母命。未嘗不俯首帖耳。而甯息。願雖如是。哥兒之嘗其母。初非甘爲逆子。特性好使酒。醉中兩眼不復識其母爲何人。實激發於不知不覺之中。非有成見也。以哥兒本椎魯無識。事親之道。未嘗知

其究竟惟有率性而行之耳。

此汪張兩姓合成之家庭。其中人物。已略見於前文。要之在經濟階級及智識階級中。均居最下之地位。汪母年事已逾古稀。其困蹙之程度。亦隨年歲而進。居恆向人自述其嫁時之隆盛。以寄其滄桑之感。蓋汪母之母家亦出巨姓。當下嫁汪氏之際。兩家咸未凌替。故嬪儀至煊耀。及今追溯。猶能縷述其奩具之多寡。若者值鉅。若者質美。若者於當時爲時新。均能一一僂指而出。初不因歲久而忘其毫末。後此其夫以柅係死。生二子一女。長子早世。今所存者季也。一女嫁於田家。家世亦由隆而衰。女及其婿。均後先下世。今惟存一女甥。饒開

已久不相通矣。老人暮景之蕭條。有非當時所能
夢見者。以是益興感。其身世不置。老人性好早起。
曉色甫呈。卽啓戶而出。獨坐於梁氏之樓下。喃喃
誦佛號。意在微福於神靈。異日離其蹇運而臻於
佳境。大凡人至不幸時。必力思求助於冥冥之神
靈。猶之負重之人。力竭思憩。此恆情也。老人之早
起。亦有遲夙之分。大率以其心緒之優劣而定。苟
家有隔宿糧時。則老人晨起必略遲。不爾者。則夜
來轉側無寐。兩眼望茫茫之夜色。而繆綢明日之
炊烟。將何由而出。往往待旦。卽興覺枕席間。如有
芒刺。不能久耐。故一見曉色。卽急急披衣而起。起
則佛號之聲作矣。方老人之晨起誦佛號時。梁氏

全家猶在曉夢之中。比醒聞樓下老人喃喃聲。卽
知其此日又興無米之嘆矣。迨梁氏家衆既起而
治膳。老人卽款款就梁母詢起居。繼述今日將不
能舉炊。請貸少資以溫飯釜。語瑣而長。感德之詞
居其大半。梁母心憐其貧。不忍峻却。故時有以
周卹之。而阿嫗終歲貧病。哥兒又無以爲養。爲境
尤困。冬令恆無敗絮。溫其體則亦乞憐於梁母。哥
兒有時思及梁氏之長厚。每以肆中魚蝦酬梁氏。
此第二進中之隣誼。吾書已描狀無遺矣。
梁氏居此將五載。約期垂滿。將別覓新宅以居。房
主人以平日沾惠甚厚。欲盡舉第二進所有之地
位。屬梁氏。願復立新契。而略增其屋值。梁氏意不

之屬。却其議。房主人不得已。預與他姓謀賃其屋。卒以四百金署券。將待梁氏期滿而受代焉。顧房主人以梁氏不久。將他徙。意甚怏怏。慮後此緩急之商。後來之人未必能如梁氏之長厚。則又自嘆其運蹇。每見梁母輒流露其感德之意。此外尤有一事。爲房主人所悵。悵不怡者。則與張氏母子相依已十餘年。今此第二進之屋。將盡爲新主所有。已且屏居於門樓中。門樓塵封已久。且窄隘僅堪容膝。不能容多人。於是張氏不得不別謀他往。效勞燕之分飛矣。房主人。心長力短。不能復與同居。遂大動其惜別之情。而設想張氏後此之歲月。尤不可問。以是長日悲嘆。幾悔其年壽之贅。而遘此

慘別焉。初第五進所居之族姓。與張氏既有戚誼。房主人爲之請曰。張氏貧無立錫地。去此將無力。更得棲託之所。願得第五進之旁舍以居。此舍戶牖不完。曠廢已久。然貧者得此視之。且勝於華屋。彼此既涉戚誼。曷不拓此館之。以存風義。族姓之婦。峻拒不可。謂張氏雖貧。然其子足以謀生業。大可無求於人。房主人屢屢進言。均不納。張氏聞之。惟有自咎其窮窶。不能見容於戚。晚而已。已而張氏賃得一宅。卽在舊宅之隣。近位於巷尾。爲地僅一椽。臥寢庖。溷共之室。又滲漏卑濕。風雨作時。盡失其庇禦之力。一任兩絲風片。進窺室中之狀況。張氏徙前居之數日。哥兒醉後歸來。盛氣而嘆人。

情之冷。暖如初。春之乍寒。乍燠。朝夕各殊。因大罵其母。手帕交之族婦。謂是人。全無心肝。昔者錦上添花。今獨不能爲雪中送炭人乎。其醉既烈。故詞氣益忿湧。叫罵跳浪。大父力勸不能止。叔雖尊於哥兒。願是時竟不復論其尊卑之分。矧哥兒醉狀。兩眼未嘗辨何人。叔不自量。遽呵止之。哥兒遂遷怒於叔。立擲其面。叔吸鴉片久。肢體尪弱。知不可敵。遂遁。哥兒氣益肆。語皆侵及其母之手帕交聲。淚俱下。願第五進。距第二進甚遠。凡哥兒之所言。族婦一不之聞。及大父見哥兒之醉。異於常度。知其感憤已極。勸之徒增其怒。卽亦任之。阿嬭以其子所言者。皆有激而發。且亦己所欲言。而不敢出。

諸口者。因大快枯瘦之頰。微現笑容。是時梁氏尙未移家。梁母雖歷歷聞之。然亦不置一詞。爲哥兒勸。誠以哥兒此日之醉。實大動其生平切膚之痛。非復出之泛泛也。久之。哥兒怒稍平。語亦漸形和緩。然其言之悲轉甚於先。且言且以袖揮其熱淚。曰。余與我母居此垂十餘載。此宅實爲余生長之地。我之不能久居於此。誠不能仇誰何。然此去將依窮巷。爲生活。幕門圭竇。無復前此之安居。且大父與叔遇我。母子厚艱難。歲月中分憂共樂。親若骨肉。今一旦相別。我心寸寸裂矣。雖然。此皆非他人之罪。余不能自振。一貧至此。致有今日禍福。惟人自造。余之蹇運。初非與有生以俱來。特荒嬉玩。

志絕未知貧窶之前途。愈進愈深。乃無紀極。今而始悟往者之夢。夢也。悲夫。余尤憾吾母之爲人。但有兩眼而不能察人。當時手帕交盟。若金石稱必。以姊妹情投意合。出言各印於心。腑一若生於一母者。不圖情遷勢異。炎涼轉瞬而易其度。當時雖期以生死亦無恤。今則欲託一椽之庇。亦決然不願。而揮之門外。不復稍念及交誼。可知凡人一淪蹇境。卽人情亦隨之而窮。固亦未可深咎我母之無知人之明也。哥兒語至此。涕流被面。沉其首作長喟。大父見其醉漸減。復設詞以慰之曰。哥兒毋自傷。余閱世久。人情大抵皆然。今茲汝特初歷耳。卽汝叔亦不知謀生業。醉生夢死。奄然困守家中。

余因之畢生不得展眉之日。汝果能自此奮勵。他日必能振家立業。不患長貧賤以終。須知人情之冷暖。全以金錢爲轉移。初不因人而施者。汝今日之哭。激於志也。天下富貴之萌蘖。皆由此一哭而成。凡富貴時承迎趨附之人。卽爲貧賤時擲捨之人。特反覆間耳。汝其困心衡慮。期爲有用之材。勿再夢夢若平昔。則後此必有思及汝母而叙舊誼者。汝叔今日受汝擱。余亦無憾於汝。汝今儻矣。宜暫息母。縱一時之忿。而爲無益之叫囂。汝厚老人必能納吾言也。大父言時語語皆以懇款出之。淚亦不期而落。老人閱世雖久。萬事咸視爲恆。泛顧此時自知淚下急。迴面避人。潛拭以袖。似羞爲人

覺者然則老人之哭必非恆有之事矣哥兒垂首
默味老人言獎愛備至因益增其淚源嗚邑不已
時老人力制其淚飾爲笑容以巾和水授哥兒令
拭其淚面哥兒拭已淚仍續續而出其母注視哥
兒咻咻而喘亦垂淚相向顧彼枯瘠如鬼之瘦頤
初不因淚而稍形潤澤也

越數日哥兒母子二人別其十餘年同居之大父
與叔而遷居於陋巷中矣哥兒之移家初不需人
爲之助蓋舍四壁所蒙之塵埃外實無一物可勞
其手足較之恆人之徙宅家具累累捆載數日而
不已者簡逸多矣當哥兒與其母離其舊居而入
陋巷時沿途指點風物狀若閒步他人絕不知其

憂患之隣

爲移家也而阿嫗引步時喘聲頻作則又似行遠
而困憊咸疑此嫗奔波長途而來者是日此異姓
之骨肉久聚而別彼此凄戀萬狀大父尤不能自
已臨別含淚囑哥兒母子曰今日之事益見我老
境之慘然余風燭殘年朝夕不能自保縱長聚亦
至有限宜無戚也顧余一日不死必不能忘汝母
子願汝等亦時時念我衰老之身暇時宜相過從
慎勿闊絕若路人阿嫗久病飲食寒暖須慎稍不
自愛危機立至須知貧病之人死神方步步追躡
於後欲攫人魂魄而食之也哥兒後此尤宜節飲
汝母所賴惟汝汝節其酒資以養母亦足見汝之
孝思且汝得資甚微大可刪削糜費以備緩急汝

憂患之隣

一〇

執業雖卑積財非易然余見世上富人往往發跡於貧無聊賴之中若輩之所以能離貧而即富者初亦無他術惟以勤儉自勵不敢偷安取逸積銖累寸久而自臻於富境夫財之爲物積之則雖少而漸厚糜之則雖多而必匱余已垂死不復計及此着汝正年富宜折肱於此一至富有多金時事皆可吐氣毋以一時之困阨而灰其志也他日汝苟得志余卽長眠地下歲時得汝麥飯之祭亦必歡躍喜汝之有成與鬼侶語汝之生平嘖嘖嘆羨不置焉大父叮嚀旣畢鄭重送哥兒母子於門外彼此揮淚而別哥兒母子行旣遠大父猶頻摩其老眼而望閱時久久始入

明日老人見梁母絮絮語哥兒母子移家狀語時恆雜嗟嘆其言曰彼母子一旦離我而去後此不知作何狀彼等昨日行時蕭然一無長物如余之貧求之今世已不多不謂彼等之貧乃更甚於我也然哥兒苟能由此一激而自振則年少之人非無後望可期我今晨以破釜一碗箸各二已倩人送之其家俾其日用特不知其釜中將以何物爲炊耳余尤憐阿嫗久病前此問暖嘘寒惟余任之今晨夕旣隔哥兒又少不更事此吾所引爲可憂之事余年來憂患日增夜恆不得美睡惟長夜追溯我生七十餘年中之歷史轉側反覆直無片刻入夢之暇昨夜忽得酣睡願睡味非佳也余入睡

時。夢。見。阿。嬭。慘。然。過。我。云。將。歸。其。故。居。余。恍。惚。領。之。曰。爾。母。子。移。家。甫。一。日。何。以。又。作。他。想。舊。居。已。爲。人。所。有。卽。余。亦。僅。能。占。方。尺。地。以。棲。身。又。奚。由。而。館。汝。者。阿。嬭。嗚。咽。曰。大。父。誤。矣。余。之。所。云。故。居。者。非。舊。日。所。居。之。地。余。爲。客。人。世。已。數。十。年。今。將。歸。之。泉。下。耳。言。已。淚。如。雨。下。余。甫。欲。復。問。阿。嬭。條。焉。不。見。而。余。亦。夢。醒。矣。尋。思。此。夢。大。非。佳。朕。阿。嬭。殆。將。有。不。測。乎。梁。母。慰。之。曰。夢。以。結。幻。而。成。初。無。涉。於。徵。兆。姥。特。念。切。所。致。無。足。慮。也。老。人。聞。言。似。稍。釋。已。而。曰。我。日。來。心。神。大。恍。惚。意。若。不。能。自。安。夢。卽。無。徵。我。今。日。宜。卽。往。視。阿。嬭。安。否。言。畢。喃喃。誦。佛。號。立。辭。梁。母。而。行。及。日。暮。老。人。始。歸。欣。然。招。

梁。母。而。告。之。曰。阿。嬭。殊。無。恙。也。自。哥。兒。母。子。徙。居。後。大。父。母。子。亦。已。遷。於。門。樓。而。居。爲。時。將。一。月。矣。此。一。月。中。阿。嬭。曾。數。至。省。大。父。而。哥。兒。體。壯。不。惜。其。步。履。過。從。尤。密。示。不。忘。其。舊。也。大。父。良。以。爲。慰。時。時。語。人。曰。張。氏。母。子。不。忘。我。也。一。日。大。父。晨。起。未。久。哥。兒。忽。倉。皇。而。入。疾。聲。呼。大。父。老。人。問。哥。兒。至。急。招。之。登。樓。且。徐。徐。言。曰。哥。兒。來。何。早。也。時。哥。兒。已。循。梯。級。而。上。汪。然。出。涕。曰。我。母。昨。夜。忽。自。繩。床。而。倒。地。於。今。日。黎。明。時。氣。絕。矣。大。父。一。聞。哥。兒。言。一。時。不。知。所。可。流。涕。不。語。者。移。時。始。力。自。鎮。定。語。哥。兒。曰。然。則。奈。何。余。老。境。之。惡。乃。一。至。於。是。耶。汝。喪。其。母。我。喪。其。肝。腸。矣。悲。夫。

悲夫。今汝且速歸。余不久即來。爲汝母計身後事。哥兒受命而去。時叔尙酣臥未醒。老人力撼之起。曰。阿嫗死矣。汝尙夢耶。叔聞母喚。揉其倦眼。叩所以。老人復曰。阿嫗死矣。叔聞之。既確。遂躍而起。且嘆。且披其衣。曰。死何速也。哥兒將益復無告矣。叔頹情成性。遇事每以疲緩出之。今日聞阿嫗死。遽一躍而起。實爲其生平未有之創例。其廢弛不振之心情。乃以一死字而使之警動。亦心理之特象也。既起。老人詔以先往哥兒家。老人亦款步躡梯級而下。喃喃自語曰。吾心碎矣。阿嫗更無面我之日矣。我前日之夢。果有徵也。是時老人方悲絕。不能作多詞。僅以此數語反覆。廣續用以自寫其

悲懷。已而旋繞於空庭之中。仍溫其前言。不已。至數十遍。後始更易新語。曰。我日來恆盼彼來。而彼乃絕未一至。言至此。復復之。曰。彼乃絕未一至。孰知彼竟棄絕一切。而別尋淨土。以去乎。彼誠棄我如遺矣。雖然。彼之不來。又焉知死期之即在目前者。彼非棄我也。彼之魂魄。方沾戀我左右也。少須哥兒又匆匆至。欲得一瓦盆。以盛紙錢之灰。燼老人四覓不可得。遂令哥兒取簷瓦代之。老人仰視簷際。曰。余之赤貧。僅存瓦礫矣。傷哉。阿嫗之死。益使我傷及身世。安得更起汝母而語之哉。汝母移家之夕。嘗授我以夢。謂不久且歸其故居。醒而覺其不祥。次日即來省視。喜其無恙。不意噩夢終驗。

而臨死之前數夕。何以又杳然無一端兆。不使我知。彌留不能一訣。今縱有萬語千言。無由下達。九原矣。言次。淚簌簌下。如珠斷線。遂與哥兒同行。赴阿嫗之喪。既至。撫尸大慟。如喪其愛女。久久始止。是日。哥兒於倉卒中。就其店主貸數十金。以殮母。大父見狀甚慰。謂可無負死者焉。既夕。老人歸語其隣人曰。阿嫗飾終之典。尙不菲。此悉出自哥兒之孝思。觀其下棺之際。作士婦粧。遠勝生時襤褸之狀。卽容色亦似較美。彼死或轉樂也。老人語時。於極哀之聲容中。微露喜色。意似爲死者慰也。阿嫗生時。與大父之族婦爲姊妹。盟在例。死後宜親往哭祭。願族婦之視阿嫗死。絕不稍動其意。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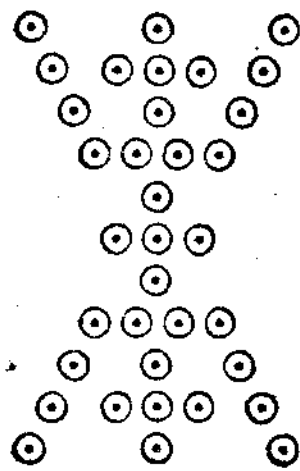
少資爲賻贈而已。較之大父之所爲。炎涼遠在萬里以外。族婦家頗素封。戚畹亦夥。今阿嫗以窮死。宜擗之若敝屣矣。不爾者。則周旋於窶人之家。已之顏面。將以此而損。滋不願也。阿嫗不死於久病。而死於一夕。蓋亦有故。時方嚴寒。阿嫗日食尙不給。寢具尤陋。繩床之上。僅一敗絮之被。下鋪稻莖。以代褥。臨死之夕。寒威特甚。阿嫗飢寒交迫。縮瑟於敗絮之中。不能支。厲手足。僵凍如木。夜起。思溺。遂墮床下。肢體不能自動。時哥兒外宿於肆中。及明。歸視見其母。僵臥床下。遺溺滿地。始昇之。登床。已氣如續縷矣。以是知阿嫗之死。非死於久病。亦非死於蹉跌。實以飢寒死也。

大父自阿嫗死後。長日悲嘆。幾不能自聊其生。有時徘徊於昔日與阿嫗共宿之處。呼其名以自遣。喃喃語家常事。宛若平生。若在神經昏驚時。直以阿尙嫗未死。輒以疇昔晤對之言。道之津津。或談論隣。家庭瑣碎事。或問候病體。吾筆亦難殫述。已而知阿嫗已死。則又痛哭不已。自傷老境之寂寞。總之老人之於阿嫗。無日不以爲未死。亦無日不以爲已死。一以其神經之清醒。與昏驚爲背景耳。時哥兒日必一至。存問老人。老人見其喪服。輒逼視久而始與語。蓋老人一見哥兒之喪服。卽悲從中來。心神遂亦頓瞿疑。哥兒之喪服。爲可異。故逼視不已。久之始復恍然。憶及哥兒新丁母

喪也。老人之心。至是已摧傷大甚。非復舊狀。一經思及阿嫗。卽昏昏如中麻醉矣。俄而阿嫗回煞之期至矣。故事凡人死後。屆回煞之期。必設祭於門。而祀煞神。是日哥兒又至。以此事白大父。時大父之族婦適自外入。哥兒呼之以姨。姨者哥兒自幼及長。夙以此相稱者也。族婦故呈笑容。叙寒暄。哥兒曰。今日爲我母回煞之期。故來面大父。不期而并遇姨也。族婦聞言。淡然曰。今日已屆汝母回煞之期乎。時日真迅疾哉。言畢。已驟步而入矣。大父目送族婦而語哥兒曰。姨富人經紀家。事常汲汲。若不及故。鮮暇與人作長談。卽今日遇汝。亦僅數語而止。哥兒曰。然諺云。貴人事忙。姨卽此例也。然

姨善詞令。余嘗數見其與多金之人語。滔滔不絕。歷久無倦容。而一遇窮寒之人。其詞令遂亦立化。爲窮異哉。因念姨於一日中。若數遇富人者。則是日家事必擱置不理矣。我意宜遍告與姨相諗之人。相見時慎勿與之作深談。庶可不廢其家事也。吾書至此。意局且盡。此憂患之隣之事實。牽繞於我毫端者。今則一一呈之紙上矣。余且乘硯中餘瀋。一叙漏略之筆。以作餘波。非禹鐘好述閒文也。前文不嘗言及此第二進之屋。已盡爲新主所有乎。以是梁氏未久亦他徙。新主者以小商業起家。甚有積資。既居此宅。繕治一新。而與房主人之族姓締爲新交。族婦尤時時出而周旋。儼若當日與

阿嫗初相知時之敦篤。顧大父則因貧而見外。格格不能相入。惟有坐視彼兩家之親善。自傷孤子而度其寂寥之殘年而已。老人遭遇既惡。性成善感。至是益慨然。感及前此之歲月。雖同一艱難。然尙有阿嫗爲之知己。今死別吞聲。在在遭人白眼。則貧窶之况味。更日趨於無聊矣。老人一念及此。輒爲墮淚。幸哥兒仍時來存問。得稍慰藉於萬一。不爾者。其老懷之悲。益將不可解矣。



張齋老與譚富英

叔舉

南通更俗劇場。去年營業不甚發達。該場經理薛秉初。爰挽譚富英到通幫忙。譚以十日爲期。連日演定軍山。空城計。打魚殺家諸劇。上座極佳。特應售至兩元。小譚于演劇之餘。與張齋老及曲社同人周旋。並赴狼山進香。徧遊齋老經營之別墅。每次演劇。齋老必在座。臨行特贈之以詩云（序）清咸同間。京師擅聲劇藝者。前惟程長庚。余三勝。後惟梅巧玲。余紫雲。徐小湘。譚鑫培數人而已。光緒己卯。兩江總督沈文肅公卒。官京師。士大夫至爲語曰。今年中外失兩要人。一沈幼丹。一程長庚。其見重於時如此。譚學於程者也。光緒中葉。惟譚獨存。辛亥後。巧玲孫蘭芳。殫精藝術。獨出冠時。名譽溢流海外。駸駸拂譚之馬首矣。譚年逾七十。猶時時出遊。袍笏登場。神采四映。每觀其演藝。歎其壯。未嘗不憐其遇也。前年病卒。嗣響無人。其孫富英。頃來南中。仍世先業。評論者謂其奄有祖風。來通觀之不謬。夫世家名閥。頹落不競者夥矣。梅譚願皆有孫耶。昌黎所謂稱其家兒者。良不易也。爲與二絕。以鼓舞之人。惟能自樹立。乃能有其祖父。譚郎勛哉。（詩）伶官長老。數梅譚。梅有孫枝。突過藍。難得譚郎。初出手。一聲雛鳳。滿江南。長庚名與重臣傳。我到京師後一年。眼底譚家。又三世。賸誰頭。白話開天。



羅督辦軼事

寶哉

日者與友泛舟西湖。中流無俚。乃作閒談。友爲予言羅督辦軼事甚詳。今略述一二於此。客言督辦爲下級軍官時。家甚貧。有父嗜酒。日非飲三四升不可。又不能操作。隨子衣食。顧督辦頗知孝。父侍奉不怠。其妻常有違言。督辦輒勸阻之。後家益貧。時有斷炊之虞。而督辦爲父沽酒如故。妻更怨恨。竊以水滲酒。飯時父入口。知有異。有不豫色。自念酒中有水。必媳婦厭我坐食。不如出外自食。其力庶

幾不爲媳婦所憎視也。因於夜間潛出。明日督辦失其父。乃固詰婦。婦以實告。督辦大怒。逐婦出。此婦卽生羅之長子者也。至今日督辦尙不能訪得其父之生死云。去年督辦夫人之死。其死因甚奇特。傳聞督辦治家極嚴。雖瑣事亦必奉督辦命而後行。一日夫人於警察廳長下君所設之綢莊。購衣料百餘元。囑店夥往公館取錢。店夥至帳房曰。此款未奉督辦命。不能照付。夫人言於

羅督辦軼事



選督辦軼事

督辦謂爲諸子製衣者。督辦大怒曰。予累囑汝勤儉治家。今汝以己意購置綢料。此款非予所知。夫人泣。督辦不爲動。夫人乃歸室臥。自此絕食。家人勸之。不應。督辦知之。怒其要挾。亦聽之而已。事聞於下君夫婦。下君急遣婦來慰督辦。夫人時夫人已枵腹三日矣。下婦力勸夫人勿以細故自殘。此款予夫婦可以代償。但求夫人進食。夫人感其言。卽離床起。進鷄子十餘枚。空腹入此。不易消化之物。卽覺腹中有異。延醫診之。曰不可救矣。夫人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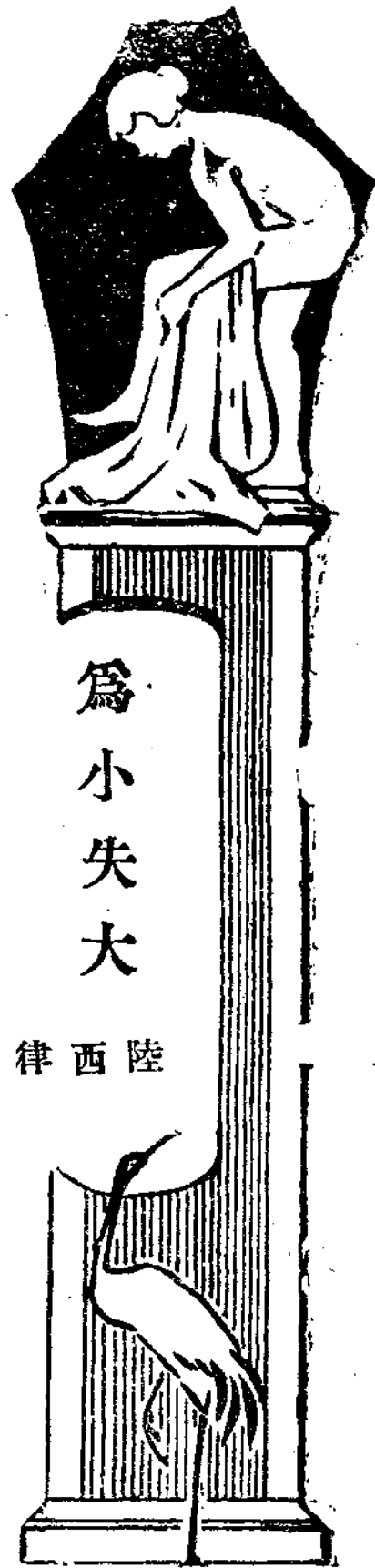
尙有數事。以言者囑予不能發表。故隱之。予

按友人之言。或不能盡信。特以彼自言甚確。因記之以存一說。

二

鈍根按。余常聞友人言。督辦德性淵懿。古道照人。平居持躬端謹儉約。足以風當世。奢靡之俗。此篇所紀。孝老父。節家用。兩事頗似可信。惟于其夫人行誼。恐多過甚之詞。否則如督辦之以身作則。而其妻子猶不能感化率循。天下尙有可齊之家哉。吾故謂傳者之過甚也。（督辦近已續絃。其新夫人必爲不嫌老夫而甘受清苦者。亦女中志士也。）

★ ★ ★ ★



爲小失大

陸西律

胡金生靠著商業起家。到了五十多歲上。已經有了七八十萬的家當。後來又跟著朋友做些投機事業。也很順利。家產越發多了。大家談起來。那個不稱他是數一數二的富翁呢。但是他自己的吃穿用度。却格外刻苦。人家笑他。他也不在意。時常對人說。你們要想成家立業。第一要從小處儉省。不在乎此四個

爲小失大

字最是害人的。要曉得積少成多。成千上萬。也是一文兩文聚攏來的啊。他這話雖然不錯。無奈眼光太近了。就不免有爲小失大的地方。大家見他不著落。常把來當做笑談。

金生天天到店裏去查帳。總要經過一條大江。他爲著省兩文擺渡錢的緣故。甯可繞了二里遠的路。走

過。去。但。是。脚。上。那。雙。鞋。子。不。到。幾。天。就。破。了。有。一。回。在。路。上。吃。剩。了。一。個。香。烟。頭。不。捨。得。拋。棄。隨。手。放。在。衣。袋。裏。豈。知。火。還。沒。有。滅。倒。把。衣。裳。燒。穿。一。個。大。洞。一。回。在。家。裏。看。見。油。瓶。倒。翻。忙。去。拏。碗。用。手。抹。起。來。不。料。油。是。滑。的。一。個。不。在。意。把。碗。打。碎。了。油。仍。舊。潑。在。地。下。還。有。自。己。住。的。房。子。因。爲。人。口。少。前。面。一。進。用。不。著。他。覺。得。空。關。了。可。惜。便。去。招。些。小。戶。人。家。來。居。住。按。月。收。幾。百。文。的。房。租。不。到。半。年。工。夫。一。所。規。模。壯。麗。的。房。子。被。他。們。糟。蹋。得。牆。坍。柱。倒。成。了。豬。欄。雞。籠。的。陳。列。所。還。有。一。股。臭。氣。薰。蒸。著。人。家。都。不。敢。近。前。他。却。毫。不。在。意。

近。來。城。內。外。盜。賊。橫。行。凡。是。有。些。財。產。的。不。是。被。搶。

就。是。被。竊。不。但。損。失。了。東。西。還。要。吃。一。場。驚。嚇。漸。漸。的。連。這。本。街。裏。也。出。了。事。只。有。胡。金。生。家。裏。爲。着。外。面。掛。了。這。副。窮。招。牌。竟。安。然。無。事。金。生。自。然。非。常。得。意。彷彿。一。生。所。做。失。敗。的。事。都。在。這。回。翻。本。了。

高。式。之。住。在。胡。府。的。緊。鄰。性。情。完。全。和。金。生。相。反。家。裏。一。無。積。蓄。表。面。上。却。極。其。闊。綽。外。人。不。曉。得。總。當。他。是。真。有。錢。所。以。前。天。也。遭。匪。徒。光。顧。翻。箱。倒。籠。尋。着。不。到。十。塊。錢。却。把。他。所。有。的。幾。件。遮。羞。衣。裳。一。齊。搜。括。了。去。好。在。他。平。日。結。交。得。朋。友。多。聽。說。他。家。裏。被。盜。大。家。都。送。錢。來。幫。助。他。不。上。幾。天。都。做。齊。了。倒。比。原。有。的。還。加。了。幾。倍。這。天。式。之。聽。了。胡。金。生。的。議。論。狠。不。以。爲。然。便。向。他。扳。駁。道。金。錢。本。來。是。一。件。極。

緊贅的東西。放在身邊。嫌他太重。藏在家裏。又怕被人謀奪搶劫。世人不過看在吃穿兩個字的面上。所以少不了他。大約金錢。可以算是養命本源。又可以算是禍害的根苗。全在人去處置他了。像近來某公子。爲着手上帶有幾千金的鑽石。被歹人打了一槍。幾乎性命不保。又有某住戶。爲著愛護幾十元不放。被盜匪一彈殞命。這兩個人。都和匪徒平日無仇無恨。不是受了金錢的累麼。我每天深夜從法界回來。走這三四里路。本是狠放心的。這天偶然懷裏揣了幾十塊錢。在路上竟提心吊胆起來。本可以拋棄了。走豈不輕便些。轉念一想。我只要冒過這片刻的險。這洋錢。夠我幾天的享受。比較起來。還值得過。所以

爲小失大

終竟帶了回來。如果享受的時候少。危險的時候多。那就不合算了。何況這東西在你家裏。除了招災惹禍之外。沒有得著他一些好處。你又何必保守他呢。在太平的時候。早晚盤算籌畫。惟恐放得不妥當。到了一有警信。更是擔驚受怕。連性命不保。可見多存一天。便多吃一天的苦。你還說得了便宜麼。在你的意思。不過說是人生在世。只要吃飽著暖。做個自了漢。社會的事。可以不管。可見你所享的權利。狼小。又何必貪得無厭。去担負這重大的義務。那就更不值得了。金生聽了。只低了頭。一言不發。暗想你們那裏曉得我心裏的打算呢。

過了兩年。金生一病不起。臨死的時候。寫了一張遺

爲小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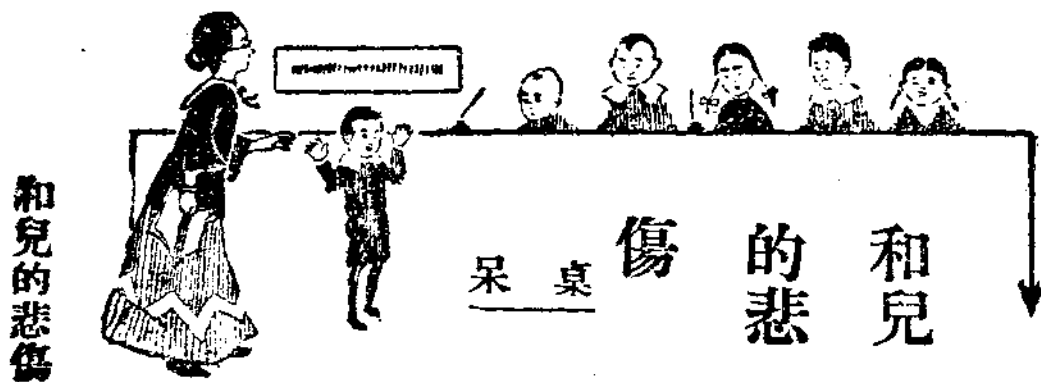
囑。把。所。有。的。家。當。分。給。兩。個。兒。子。一。生。的。事。便。算。交。代。了。當。下。親。友。們。都。來。勸。說。老。人。家。苦。了。一。世。現。在。是。他。最。後。一。件。事。了。衣。衾。棺。槨。都。要。豐。盛。些。場。面。上。顯。煥。顯。煥。也。不。枉。他。爲。人。一。世。兩。個。兒。子。聽。了。大。爲。反。對。說。是。老。人。家。一。生。儉。樸。我。們。如。果。在。他。身。上。多。花。了。一。個。錢。便。是。不。守。他。的。教。訓。不。孝。的。罪。我。們。如。何。担。得。起。就。是。老。人。家。在。冥。冥。中。見。了。也。不。歡。喜。大。家。說。不。過。他。到。底。草。草。殮。殮。抬。出。去。了。原。來。他。這。大。兒。子。正。在。大。學。堂。裏。肄。業。本。來。狠。向。上。的。自。從。承。受。

了。這。份。家。當。覺。得。一。生。吃。着。用。不。完。的。便。向。校。長。告。退。回。來。安。坐。在。家。裏。享。福。第。二。個。兒。子。向。來。歡。喜。游。玩。結。交。了。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因。爲。兩。手。空。空。有。些。花。錢。的。地。方。還。不。敢。去。自。從。承。受。了。這。份。家。當。立。刻。去。狂。嫖。濫。賭。沒。有。一。天。不。在。妓。館。賭。場。裏。進。出。居。然。一。擲。百。萬。起。來。高。式。之。見。了。歎。口。氣。道。當。初。如。果。被。強。盜。搶。光。兒。子。們。沒。有。家。當。來。倚。靠。何。至。於。弄。到。這。種。地。步。仍。舊。逃。不。了。爲。小。失。大。四。個。字。啊。

金山晚興

徐哲身

楊。子。津。頭。夕。照。明。寄。奴。城。外。落。帆。輕。六。朝。廢。壘。生。秋。水。十。月。空。江。聽。雁。聲。故。國。音。書。猶。未。達。
孤。舟。遲。暮。欲。何。營。魚。龍。出。沒。煙。波。杳。蕭。瑟。高。臺。萬。里。情。



和兒的悲傷

和兒的悲傷

呆桌

日光照着的樓上簷下籐椅子上。和兒坐在那裏。仰望着瑠璃色的暮春天空。又想着什麼。只是沈默不言。和兒的這麼呆想。還是新近起的咧。這因為是和兒最好的朋友那辰姑的一家。搬到遠處去了。

和兒的對辰姑實在比誰也愛着。雖是也不免有時要爭鬧幾句。然而或是齋泥木。或是做請客的遊戲。二人總決不會不在一起的。

這辰姑。上月搬到了城外去後。和兒就不和別人遊玩。只是縮在家裏。一個人冷清清的仰望着天空。

附近在辰姑未搬去的時候。一起玩着的朋友。有修兒仁兒杏生等幾個孩子。這都是男孩子。沒有一個心地沈靜與和兒差不多的女孩子在內。辰姑在此的時候。却覺得修兒仁兒杏生等男孩子也很有趣。此刻重要的辰姑一去。便以為這些男孩子。一個個都粗暴得沒趣了。

母親見女兒只是冷靜的縮在家裏。便道。和兒。你別只是躲在家中。快去與修兒

們玩啊。於是和兒答道。母親我覺得辰姑不在內。就沒趣了。修兒們只是做着兵隊遊戲和電車遊戲。老是不肯做烹調遊戲的。和兒那蘋果似的面孔。低着頭這麼說了。便微嘆一聲。

母親見伊很可憐。也就默然不語。和兒問道。母親辰姑在什麼地方。伊再也不回來的了麼。母親答道。和兒辰姑是搬到城外去了。與伯母們一起去的啊。過幾天我來領你去。就可以看見辰姑了。和兒說。母親什麼叫城外。母親答道。出了城。就是城外。和兒又說。辰姑在那邊遊玩着麼。母親你千萬領我去罷。伊說着。不知怎樣又呆想起來了。

和兒此刻靠在藤椅上。只是憶念辰姑。不知現在時候。辰姑在那裏做什麼。玩着麼。我也很願意去啊。一定有趣的。母親說帶我去。不知什麼時候帶我去啊。這種事情。愈想愈覺得心裏難過。又髣髴辰姑遷居一事。像是假的一般。和兒就離開了藤椅子。忙從樓上走下去。徐徐走出了門。便往辰姑從前往的地方去了。

在這春天。比和兒大一歲的辰姑。初次上學去時。伊不知怎樣的覺得寂寞啊。和兒早晨一起來。還沒吃東西時。已經趕過去。叫道。辰姑。我們來玩啊。在門口一叫。倘使在平日。那是辰姑一定說道。進來進來。不料這時候兩樣了。伯母說。

和兒辰姑上學去了。

和兒一聽。胸中悶塞着的難過起來。眼中也突然的潮潤了。於是只好偶然與修兒們玩玩。一回兒辰姑穿着小皮鞋。掛着書包。很高興的回來了。和兒一見。趕過去道。辰姑你回來了麼。我等候着好久咧。辰姑也喜道。多謝你。那麼到我家裏去玩罷。於是鈎頸搭背。一同進門咧。

今天和兒不免也想起當時的情形來。心裏差不多想道。辰姑此刻回來了麼。也許已經回來了啊。伊一定會叫我到裏頭去的。和兒這麼想着。現在纔過來的。

和兒一到辰姑舊時的門前。看時。門緊緊關閉

着。裏頭聲息全無。和兒好不失望啊。但是就此回去。似乎更覺可惜。只得低聲叫道。辰姑我們來玩啊。

突然背後有人聲道。呀。和兒好奇怪啊。連辰姑搬家也沒曉得麼。真好笑。和兒回頭看時。只見修兒仁兒杏生們。正擎着兵隊遊戲的竹竿。在那裏對自己看着。和兒到此時。覺得羞恥與悲傷。一齊向胸中湧來。旋轉身去。急急走了。

背後修兒們趕過來道。好笑啊。好笑。和兒不怕難爲情麼。和兒聽着背後的人聲。急急逃去。好不容易到了自己門前。一推進門。便大聲呼母親。母親見伊聲音很大。不免吃驚了。忙問伊何事。

和兒的悲傷

伊一見母親有很慈愛的顏色與聲音。那方纔忍耐着的悲傷。竟一齊放將出來。大呼一聲母親。突然放聲哭泣了。母親抱住伊道。做什麼。誰欺侮你麼。

母親一壁替伊揩拭熱淚。一壁問着。和兒也不即答。哭了一回。纔道。母親快領我到辰姑那邊去啊。母親忙道。可以可以。一定帶你去。你別哭。

四

母親摸摸伊的黑髮。和兒居然止哭了。便很歡喜的張着潮潤的眼睛。說道。當真領我去麼。多嚙領我去。明天麼。母親笑道。明天却也不打緊。不過去了辰姑還在校中。也不好啊。我看。不如星期日去罷。和兒又道。這一次的星期日。是多嚙。後天麼。母親道。不是的。後天的明天。和兒聽得喜歡極了。

驛中對月

徐哲身

朔風吹。暝葉聲。乾孤坐。江樓怨。玉盤天上。又圓。今夕影。客中知。是幾回。看荒城。急
析銷魂。易遠道。高堂入夢。難安得。全家移碧。落夜同星斗。映闌干。



十日離情

淵晴羅

壬戌之春。松叟吳耳似。竹人李大荒。日夕過從。花前攜酒。月下聯吟。爲狀甚歡。莫春三月。大荒作寶塔洲之遊。計行計返。其間僅十日小別。得書凡六。迺顏之曰十日離情。

晴淵梅史。耳似松叟青。及別後。入緇塵障矣。想見松林挹翠。梅嶺尋春。輒深神往。而凌霄碧竹。別淚成蒼梧之斑。此恨亦有知者否。舟中如坐樊籠。且腥臭觸鼻。吟興爲之大減。勉成數律。以誌離情。鄙事在未到前。已經委定。比至。卽當面辭去。據云須俟一二日。另行差委。閱葫蘆。究賣何藥。屆時再行函告。芝兒無恙耶。念念望時。以佳音見。錫並希代定。大漢報申報各一份。逐日寄來。此間水繞孤洲。百無一有。燈憐瘦影。萬慮皆空。未識浩浩長江。能否將此愁流入君側也。

竹人大荒生

耳似署松叟。大荒署竹人。而以梅史二字相加于余。佳名見錫。

十日離情

却受均難淵註

書懷質耳似晴淵

雙肩擔得幾多愁。古往今來兩未休。卅載學書兼學劍。一身爲馬復爲牛。端期簡竹留餘地。不願文章許狀頭。破浪乘風從此去。江山欲老莫淹留。

仗策咸矜意氣高。艱難何足困吾曹。若非痛飲難爲遣。縱不成名也自豪。架上圖書堆故紙。軍前鼓角贖征袍。嶙嶙傲骨今猶昔。歷盡窮途未改操。

畢竟驚人在一鳴。吾將跨海斬長鯨。回天只乞留肝膽。拔劍何須問死生。亂世詩含無限感。狂歌憤帶不平聲。從今整頓輪蹄鉄。踏遍中華百二城。

蒼天未必竟無私。回憶閒雲出岫時。飄泊贏來千縷

恨。疎。狂。博。得。幾。人。知。埋。殘。姓。字。吞。殘。淚。掩。盡。鋒。芒。賣。盡。癡。立。誓。羞。同。鶯。燕。伍。飛。身。直。上。最。高。枝。

懷耳似晴淵

小別無言問落花。輕颿送我到天涯。松濤夜戰梅魂冷。竹影風迴雁字斜。劈面青山啣曉月。凌空白鷺入殘霞。長途寄語休相憶。得暇重來過酒家。

驪駒載道太匆匆。酌盡離觴半夜風。事到能爲心更壯。詩因賦別句難工。看來世事浮沉裏。不出吾儕意料中。悄悄篷窗回首望。閒雲鑿鑿鎖長空。

江湖放浪舊形骸。接席連輿願又乖。兩字郎行成讖語。『耳似晴淵調子疊郎行二韵至十餘次』三番往返訴離懷。『行時輪停一夜三次至耳似家』垂

楊。島。島。絲。千。縷。別。夢。依。依。水。一。涯。獨。客。無。聊。天。不。管。
微。軀。到。此。費。安。排。

離。亭。把。酒。餞。深。春。冷。漏。無。聲。已。向。晨。竹。裏。敲。詩。懷。二

美。『耳。似。晴。淵』花。間。對。月。抵。三。人。拋。殘。涕。淚。親。顏。色。

『日。與。晴。淵。觀。芝。兒。劇』踏。破。洪。荒。訪。隱。淪。『耳。似。家

洪。春。里』水。繞。孤。洲。成。僻。壤。好。將。消。息。報。鴻。鱗。

★

★

★

情。冤。弟。鑒。昨。函。計。達。浪。跡。窮。荒。無。聊。已。極。玉。笛。梅。花。
時。發。夢。寐。未。識。西。窗。唱。和。時。亦。嘗。念。及。孤。洲。中。之。斷。
腸。人。否。也。仙。露。明。珠。館。遺。詩。已。勉。強。和。就。祈。郢。削。別。
後。作。麼。生。望。速。見。示。此。頌。時。綏。大。荒。生。

步。仙。露。明。珠。館。遺。詩。元。玉。東。晴。淵。

十。日。離。情。

啼。鵲。血。冷。雨。餘。塵。瘦。損。梅。花。夢。不。春。架。上。牙。籤。襟。上。
淚。愁。中。日。月。病。中。身。臙。脂。井。壞。蟻。聲。泣。玳。瑁。樑。空。燕。
語。噴。仙。露。明。珠。成。泡。影。思。量。往。事。倍。傷。神。

鏡。裏。容。顏。太。瘦。生。人。天。撒。手。夢。難。成。寒。窗。省。識。夫。妻。
味。如。此。收。場。總。不。平。

埋。香。塚。上。晚。風。涼。寸。草。青。青。寸。土。黃。一。日。相。思。腸。九。
轉。年。來。共。轉。幾。回。腸。

性。忒。聰。明。意。忒。癡。揮。殘。血。淚。已。成。絲。春。光。斷。送。紅。顏。
老。刻。骨。深。愁。刻。骨。詩。

鶯。花。照。眼。不。相。聊。豈。有。癡。魂。可。再。銷。一。寸。孤。衷。誰。得。
似。錢。塘。月。冷。去。來。潮。

珠。沉。玉。碎。四。載。於。茲。大。荒。詩。來。又。賺。予。一。把。傷。

十日離情

四

心淚。亟思次韵報之。而卒不能成隻字也。淵註

★ ★ ★

晴淵弟鑒。兄雖已到差。尙未任事。蓋寸衷不欲。亦懶
替人作馬牛也。日長似歲。夜永如年。惟有獨坐行吟。
消磨無聊時光。表憤四律。罵人太甚。但心中非如此。
則不快。暇時尙希見和。八疊弟韵贈芝兒詩。祈即寄。
楚社。要使他。人望而短氣。庶知我輩筆尖兒。死不讓。
人。俟興來。或疊至二十次。英字太窄。不能多疊也。弟
之詩債還清否。念甚。餘續陳。端此即頌吟安。耳似
暨夫人女公子前問好。

大荒生

春盡日書憤質耳似晴淵

迎春未久。送春歸。九十韶光計已非。燕語呢喃鶯語。

寂桃花瘦。損菜花肥。依稀舊恨堆胸起。潦倒遊踪逐。
絮飛不信蒼天眞夢夢。吾期仗劍挽斜暉。

東風得勢太猖狂。擅逞淫威扼衆芳。冷暖逢迎機百。
出欺。凌剽掠法三章。金光照去心偏熱。藥力施來血。
已涼。剩水殘山荆棘裏。天涯何處是吾鄉。

元戎大纛捲長空。一路鳴騶氣概雄。舉目誰非兒女。
子喪心。自號主人翁。那堪玉石身同碎。早識豺狼穴。
易攻。鼓角遙傳天欲老。中原到處有哀鴻。

鶯花過眼逐輕塵。世味嘗來太苦辛。食客無能須守。
拙。殘民有法更翻新。甘將渭水淆涇水。忍使秦人視。
越人。憤滿填胸拋不去。荒郊洒淚餞殘春。

★ ★ ★

晴淵吟友青及報已收到。惟別無隻字告我。深以爲異。豈蓋在不言中耶。昨午又經另委一事。亦屬苦差。因來時已辭一次。此際不便再辭。擬坐守幾日。卽行返漢。蓋我輩討飯。雖不能冀有餘糧。亦須果腹也。春光老去。跡類浮鷗。引領長天。相思何極。未識孤山冷豔。指芝兒淵註。肯與逋仙共素心否。大荒

感懷

一寸江山一寸灰。雄獅怒吼夢難回。揮殘血淚填詩窖。斬盡頭顱作酒杯。海國沉淪風浪緊。乾坤破碎羽書催。天心憤憤人心死。睥睨誰知濟世才。
醉肉重生可奈何。伊誰壯挽魯陽戈。風雲帳下雄心在。草木叢中戰骨多。國恨家仇勞夢想。山容水態儘

十日離情

消磨王郎砍地餘。孤劍獨立蒼茫發嘯歌。

梅史青及長天引領時。忽一朵麗雲。竟被仙風吹下。驚喜真不可以言喻者。題歲寒圖詩。古香古色。欽佩無似。松叟暨翠貞見懷詩。胡不以原玉見示。想啼春有淚。握管無心耶。此福難消五十絕。草草告成。俟有閒心。仍擬續成百首。成凌雲集者。何人以愚意。可不必作理會。吾儕智囊。不破決不使梅花仙子相形見拙也。『淵曰。芝兒亦真。此福難消也。』後采芝吟百絕。松叟已和就耶。喜極感極。弟之詩債。亦宜速償爲妙。恐來日方長。債台高築。卽欲握管。應不知從何處着手。莫道蟲多不癢。便腦後置之也。此頌吟安。

十日離情

松叟暨夫人翠貞前代問候

竹人

次晴淵見懷均

森森煙波繫嘉思。朝裁尺素暮裁詩。聽殘冷漏花無語。訴盡離愁鳥不知。七尺輕如風裏絮。孤懷亂似雨中絲。寒梅解報春消息。驛使重來寄一枝。

★

★

★

晴淵弟鑒。兄定於明晨返棹。十日離情。一時吐盡。快何如也。無題四律。乞同耳似敲正。興至時還期一和。但故添弟債。於心殊不安耳。一笑。此頌時綏。大荒生。

無題

惱煞梁鴻案。未齊蕭條畫閣燕。難棲高張豔幟分南。

六

北硬使檀奴怯笑啼。漫道遊人多似鷺。看來小婢不如雞。敲殘骨髓融脂粉。絕代容華費品題。

裁罷洛陽滿縣花。春風怒放牡丹芽。行來瘠土還挑菜。博盡纏頭好破瓜。趙女新粧辭粉黛。徐娘老淚濕琵琶。方城到日車如水。始信曹娥是大家。

聽說文姬返漢關。三千粉黛頓無顏。斜抬媚眼波頻起。暗警芳心月一彎。塞上臙脂空北地。夢中絲竹滿東山。神州到處聞獅吼。敢道吾身不耐鏢。

十二巫峯結戰雲。香車寶馬日紛紛。深山月出蛾眉隊。大霧風開娘子軍。如意珠真成禍水。可憎才竟作妖氛。拈花鬪草尋常事。只恐重樓近夕曛。

附晴淵致鈍根來書

鈍根先生惠鑒。邇來俗務紛紜。致無暇握管。前寄奉春夜。既刊社會之花第七期。則歸去必刊入八期矣。茲因急無暇作。乃就友人大荒生之函札中錄數通。集成一篇。聊作九期補白。大荒名李靜軒。現充粵軍團長。戎馬書生也。尊作「我與文艷親王之情史」。盥讀之下。拍案叫絕。然此書十日後始到漢。初見申報新聞報出版廣告。弟嚇了一大跳。因前寄「莊社

特刊」中多不滿文艷之作品。覺君之於弟。實爲知遇。而弟乃痛詆君之情人。心殊忐忑不甯也。及見書。始知所謂文艷親王。亦卽弟素所傾慕之人也。倘見瘦鷗時。乞爲弟道仰慕意。民國七年。弟嘗與通信。曾得渠覆書一。惜在汀泗橋打敗仗失去矣。此頌 著祺弟羅晴淵再拜三月廿日

清明前四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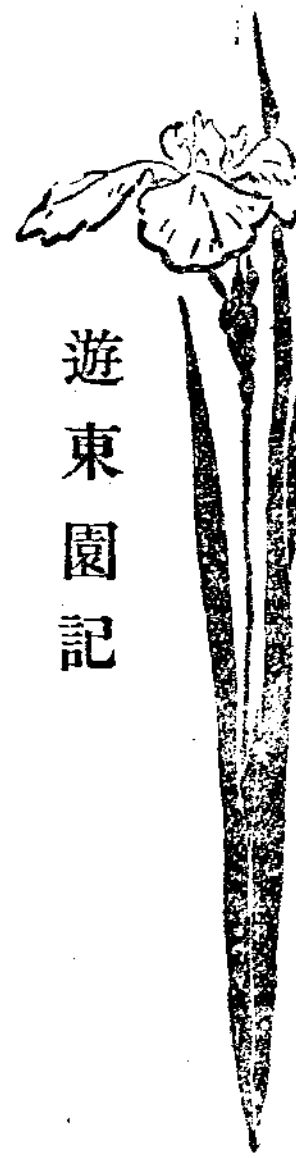
徐哲身

又看時節近清明。獨上高臺緩旅情。人事半隨花事老。春愁多傍客愁生。河邊樹斷孤帆影。關外雲歸暮角聲。更是不堪樽酒罷。瀟瀟風雨滿空城。

蓮 鈎 清 話

吾國婦女纏足之習。不知始於何代。作俑何人。或云始於妲己。或云始于潘妃。云始於宵娘。記載紛紜。各有所本。千載以上。遂亦無從夷考矣。清末歐風輸入。乃漸知纏足之陋。始有天足運動。然爲効甚微。鼎革以還。此風大變。長裙革履。一洗從前婀娜之習。向之纖纖蓮步。乃不多觀。亦女兒家一大快事也。然窮鄉僻壤之婦女。猶復矍矍弓弓。着意縛此雙趺。而舊式家庭間。亦不能盡祛此慘酷之陋俗也。

自有天足運動以來。社會間提倡不遺餘力。其向爲「六寸圓膚光緻緻」者。自感快適。而中年婦女。往往有一雙蓮鈎。其纖小程度。已至登峯造極者。大勢所趨。殊不雅觀。斯時也。束既不能。放又不得。向之惟恐其不小。今則惟恐其不大。於是蹂造作。視棉花絮爲唯一恩物矣。會記某君有詠裝大脚者云。小脚而今不雅觀。強裝大脚也。難看皮鞋半塞棉花絮。撇去歪來總是寬。讀之不覺失笑。卿須。



遊東園記

堂照

東園在我邑嘉善城中。爲清初錢士升相國息園舊址。後歸曹慈山徵君。乃改名東園。洪楊劫後。廢而爲圃。旋又爲孫氏所有。今則闢爲城人公共晏遊之地。亦我邑有名之古蹟也。余家在嘉善之西塘鎮。而服食於海上。平日舟車往來。雖數數經邑城。然足跡所至。不出乎火車站之旁近。鮮暇窺涉斯園也。憶幼時先君在城中執業時。嘗挈余數遊其地。願爾時孺穉無識。未嘗知林泉之趣。但以爲異於街市之煩囂而已。比遊海上。衣食於奔走。偶憶舊遊。恍同隔世。數年前。視余友程子宛揚疾。宛揚世居城中。因便始得一遊之。時宛揚疾已小瘥。力疾相偕。尙有徐子聲越亦城居。知余來城。並相過從。園林如識。舊雨相逢。樂可知矣。然清遊甚暫。閱時又忽忽已數載。夢繞泉石。無異念我故人焉。新甲子開歲之十三日。縣教育會舉行編輯會議。余亦忝居編輯員之列。遂來城中。會所與園爲比隣。復得作半日遊。同遊者爲郁子佐梅。蔡子韶聲。李子篆卿。願

子我權。姚子允之。與余爲六人。是日余以晨七時半起。盥洗既畢。匆匆赴汽船埠。佐梅等已先在。汽船以八時行。舟中與佐梅抵掌劇談。語涉諷世。舟行約一小時許。抵車站。茗坐於站旁之茶寮。余因晨起未如廁。舟次已露。忍俊不禁。狀及登岸。諸友見余匆匆入廁。闕然大笑曰。舟中已見子面有異色。今始知有此雅劇也。此初無涉遊園事。特信筆及之。以見一時謔笑耳。茶罷。相率入城東門。而至教育會小坐。已而詣東園。循迴廊而入。廊外種竹一區。綠陰滴翠。高出檐外可五六尺。微風動林。日影播地作碎狀。廊盡達水榭。一帶雕闌。俯臨池水。池中夏日遍植荷花。余昔年來視宛揚疾時。方值新秋。尙及見池荷之盛放。如仙子新粧。凌波綽約焉。今甫初春。水面蕭然無一物。僅枯艸叢立岸際耳。隔岸疊亂石爲徑。可供緩步。倚闌左望。有亭翼然。面池而築。柱壁尙新。知邇年增建者也。時余等急欲啜茗。遂由水榭而入。水榭之後。爲一廳事。內外以長窗一行爲之界。兩柱懸曹理齋先生聯。聯爲木製。字作粉堊色。聯語曰「滄桑貪看不思歸。或泣或歌。半世浪遊。如夢。亭館偶來成過客。一花一石我家殘畫猶存。」旁有跋語曰。「東園舊屬余家。殘圖猶在。園經洪楊之劫。廢而爲圃。比年里社諸君約主人重搆數椽。以供遊醮。已未冬日。余自京師假旋。去家已十四載矣。行又將去。偶來瞻眺。書此識之。」先生名秉章。爲慈山徵君之後裔。宦遊已數十載。遜清時。徐東海撫東三省。先

生遊其幕中。甚受知遇。清祚旣屋。東海掌重政。旋爲總統。先生亦歷任幣制局督辦等職。今任公府祕書廳。幫辦云。先生僑寓京師。久疎鄉里。此聯爲其前歲歸來時所贈者。書體絕似戴醇士。園林得此。遂覺生色不少焉。此外所懸聯額尙夥。各體俱備。均出能手。廳事之後。分列三楹。爲小軒。明窗淨几。甚宜於淪茗清談也。余等乃具茗於東偏之一楹內。見窗外高峙一土阜。突過簷際。嘗閱邑志載甲子邑有濬河之役。園良隅隙地。積土成阜。適庭棟母七十壽辰。因名慈山。庭棟卽慈山徵君名。所謂慈山者卽此窗外之土阜也。當日徵君之以慈山名者蓋以此。茗坐未久。余與韶聲我權出而登之。山旁積疊亂石。銳者危立如峯。苔封其上。斑剝呈暗綠色。山腰雜植松檜。經冬不凋。蒼然滿眼。遂使人疑爲真山矣。山有石級可登。勢甚盤屈。余與二子攝衣而上。直升其巔。俯視全園如展畫卷。山雖不高。然振衣遠矚。覺宛宛白雲在望也。余因感及當日慈山徵君之板輿奉母而復。以茲阜之成。鄭重題名。以寄其壽親之意。其孝思可謂篤矣。余母持家勞瘁數十年。來衣無片帛。食無兼味。未嘗稍得逸豫。八年前先君子以族人之見侵。憂憤以死。時門戶岌岌可危。賴母氏拄撐家計。含淚教余兄弟。以自振。余與次弟企峯不敢忘慈母之言。交相勉勵。今奔走湖海垂十載。雖乏建樹。然各就一業。差可供菽水而母亦竊喜以爲不負昔日之所期。幸能見余兄弟之成立。昔者饋粥常恐不

繼。今。則。漸。及。求。田。間。舍。之。計。矣。顧。以。吾。母。之。畢。生。處。憂。患。中。而。又。以。勤。儉。自。期。茹。苦。含。辛。潛。耗。其。精。力。身。非。金。石。積。勞。成。疾。固。亦。意。中。事。也。比。年。以。還。形。容。日。消。瘦。懨。懨。若。不。可。支。去。歲。春。病。目。至。不。能。視。茫。然。莫。辨。昏。晝。雖。數。叩。當。世。所。謂。醫。國。手。者。之。門。卒。無。寸。效。自。去。秋。始。兩。目。復。時。時。作。痛。痛。劇。時。且。不。能。就。枕。席。呻。吟。之。聲。達。於。旁。室。余。聞。之。如。刺。心。骨。焉。吾。母。雙。目。既。蔽。日。食。亦。大。減。每。餐。恆。不。能。盡。一。器。又。體。憊。難。支。久。坐。居。恆。站。懸。牀。褥。間。以。指。摩。其。昏。目。蓋。吾。母。自。病。目。以。來。卽。以。衾。枕。爲。世。界。矣。余。客。遊。海。上。暇。日。雖。恆。歸。省。然。不。能。常。親。定。省。以。視。徵。君。之。日。夕。不。離。親。側。相。去。何。可。道。里。計。今。登。茲。阜。能。無。愧。心。之。萌。乎。他。日。者。苟。能。關。半。畝。之。地。略。蒔。花。木。結。廬。以。奉。我。母。以。期。徵。君。於。萬。一。斯。我。志。耳。登。阜。縱。眺。有。頃。復。遵。石。級。而。下。清。風。徐。引。於。左。右。似。有。山。靈。相。送。也。詔。聲。工。詩。我。權。工。畫。余。且。行。且。語。二。子。曰。我。曹。不。能。遠。出。作。山。林。遊。今。日。可。謂。慰。情。聊。勝。於。無。二。子。其。歸。而。點。染。斯。遊。也。二。子。皆。笑。既。履。平。地。見。阜。旁。有。一。古。井。窺。之。洞。黑。登。阜。時。未。及。見。也。乃。循。小。徑。而。行。過。一。石。洞。徑。盡。達。迴。廊。題。曰。響。屨。余。笑。顧。二。子。曰。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廊。下。臨。池。水。使。人。生。濠。濮。間。想。由。廊。東。趨。抵。一。亭。蓋。卽。在。水。榭。時。所。望。見。者。前。承。畫。闌。池。光。上。射。芙。蕖。開。時。園。中。賞。荷。之。地。最。宜。於。此。亭。中。有。前。任。邑。令。牛。雨。青。書。匾。額。一。方。所。陳。几。案。亦。整。潔。余。等。徙。倚。移。時。遂。返。啜。茗。腰。脚。胸。腑。之。間。

咸覺爽健逾恆焉。已晤張子君達。君家於去邑城六里之一里。涇是日亦以事入城者。也。旋李子秉琮亦來。晤談約半小時而去。及午。余等宴於軒中。盡越酒六片。余量淺。呈薄醉焉。夫以余風塵骯髒之身。今日乃得與諸子遨遊於園林之中。醉對池亭。翛然有世外之情。洵可樂已。既罷飲。遂赴教育會入議席。閱兩小時而散。是日余初擬一訪宛揚聲越二子。已知宛揚客杭州未歸。而聲越固在家也。及散會。又以時晏。恐不及歸。遂未往訪。卽與諸子匆匆徒行至火車站待船。可謂負我故人矣。及抵家。迴憶今日東園之遊。不可以無詩。乃就燈下賦七律一章曰：「出門只欲尋幽境。泉石忘言笑客來。試縱勝情閒覓徑。漸看春意欲衝梅。胸中亦自有邱壑。足底真成無點埃。幾許遊人隨劫換。錢曹屐齒化蒼苔。」嘗見錢士升相國息園詩曰：「家近園林園作家。柴桑日涉趣非賒。小橋渡去灣灣水。曲徑循來處處花。結個艸堂思雪月。安將湖石傍蒹葭。可憐戚里繁華境。多少高堂滿地斜。」又曹慈山徵君東園詩曰：「舊業溪東五畝居。板橋渡處樹垂廬。閒開曲徑堪栽菊。靜敞明窗好看書。林壑總教古意在。棲遲只覺世情疎。不辭日涉真成趣。繞舍春風共鶴如。」錢曹皆斯園之舊主。杖藜日涉。畢世窺園。其詩亦與林泉俱化。今斯人雖不可復作。然一花一石。猶可想見當時屐齒所經也。若余者。偷浮生半日之閒。乘事緣之巧。始獲一拓胸懷。暫親泉石。雖竭意自搜其雅趣。而托諸辭藻。然以視錢曹之作。不同於狗尾續貂乎。我鄉有西園。供茗座。余歸鄉時必日詣之。然不若東園之幽勝。故斯遊雖已有詩。尤不可無文以記之也。

●紅閨綺語

林虞階

閱社會之花第六期曹萬娟紅女士脫卸連環七言詩一絕。造句極工。舊名疊字。每字俱雙。乃當時秦少游蘇小妹相酬答之。式女士名為脫卸連環。更為得宜。不揣工拙。率爾效顰。作紅閨綺語三絕。以博一粲。

白。傷。儂。形。隻。影。閨。
暗。自。傷。儂。形。隻。影。閨。中。粧。

閨。中。粧。罷。繡。鴛。鴦。罷。繡。鴛。鴦。暗。自。傷。
暗。自。傷。儂。形。隻。影。儂。形。隻。影。閨。中。粧。

妾。容。姿。媚。美。豐。顏。
妾。顏。豐。美。媚。姿。容。美。媚。姿。容。粧。飾。工。

妾。顏。豐。美。媚。姿。容。美。媚。姿。容。粧。飾。工。
粧。飾。工。夫。郎。嘆。賞。夫。郎。嘆。賞。妾。顏。豐。

傷。郎。離。別。憶。歸。期。別。憶。歸。期。儂。意。痴。
傷。郎。離。別。憶。歸。期。別。憶。歸。期。儂。意。痴。

傷。郎。離。別。憶。歸。期。別。憶。歸。期。儂。意。痴。
儂。意。痴。將。龜。卦。卜。將。龜。卦。卜。傷。郎。離。

富翁一席談

醉痴生

一天。錢半天在公館裏請客。在座有甲乙丙丁四位朋友。飲酒數巡。錢翁道。大凡一個人生在世上。終免不了嗜好。譬如看書。有的喜讀三國水滸。有的喜讀紅樓西廂。一則大刀闊斧。一則細鍼密線。這都是嗜好的作用。諸君如有心之所好。請大家不妨談談。各抒高見。聊助清興。甲性最豪爽。聽了。首先發言道。兄弟所心愛的。就是這杯中物。無論寒暑。都離不了他。相愛相親。真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概。倘然逢着鬱

鬱不快的時候。只要一杯到口。胸中塊壘都消俗語說得好。『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所以這紅友也好。算是快樂之神了。怪不得自來騷人墨客。聖賢豪傑。都歡迎他。但是飲酒的歷史中。酒量最宏。資格最深。要算是孔二先生。你想想他。『惟酒無量。不及亂。』這一句話。就是說無論喝多少。不會喝醉。他的酒量。真好像卓絕千古了。還有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酒量雖好。究不及那孔二先生。養到功深。其餘像劉伶。李白輩。餘子碌碌。更不可同日而語了。說到這裏。便指着自己的赤鼻子道。像兄弟這鼻子。染得這樣紅潤。這樣鮮豔。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家因為我有這飲酒的商標。都叫我『醉翁』。雖不

能追躡前賢。却也可以顧盼自雄了。說完。就浮了一大白。乙道。鄙人所好者惟色。古人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見得好色是人生樂事。所以時常在脂粉隊中走走。溫柔鄉裏混混。雖則鞠躬盡瘁。骨瘦如柴。人人叫我外骨人（諧音外國人）却依舊吾行吾素。不屈不撓。我自己也定了個別號。叫做『瘦腰生』。這三個字何等風流蘊藉。使人瞧了。都要說我豔福不淺咧。說畢。對着旁邊立着的丫鬟碧桃。不住的瞻望。眼睛擠得剩一絲縫兒。接着丙道。據我看來。最樂的事。要算吸大煙。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何等有趣。有時憂世傷時。涕淚縱橫。神思恍惚。祇要施這呼吸術。便可精神振作。直使懦夫能立。而且我們晝

伏夜現。超然物外。尤大有隱君子之風。所以我自署的別號。叫做『煙霞客』。顧名思義。可想見我們吸煙人的風趣了。說完。連打了幾個呵欠。輪到了丁。却默不一言。衆人都催他發表意見。丁道。閒話少說。我們幾個人。還是打一場撲克。又幾圈麻雀罷。錢翁道。原來。足下是位『中西博士』。說得大家笑將起來。這時錢翁的兒子浪生慢慢地踱出來。對着衆人道。諸翁所談的。是片面的。而非概括的。是狹義的。而非廣義的。小生不敏。却面面俱到。於四者兼而有之。我每天午後一點鐘起身。先由姨太太伺候着裝煙。過足了癮。然後坐了汽車到東方飯店。用了大餐。再到要好的堂子裏。信人陪着抽了幾筒煙。於是打個電

話。約。幾。個。朋。友。又。他。八。圈。麻。雀。等。到。完。畢。已。是。上。燈。時。候。這。時。擺。好。酒。筵。大。家。入。座。舉。杯。暢。飲。再。叫。了。幾。個。局。胡。亂。鬧。一。陣。子。酒。闌。席。散。大。家。又。打。了。幾。點。鐘。撲。克。看。看。時。候。還。早。拉。了。信。人。同。坐。着。汽。車。兜。兜。風。有。時。餘。勇。可。賈。還。要。到。總。會。裏。推。幾。方。牌。九。等。到。興。盡。歸。來。終。是。東。方。大。白。此。一。日。中。時。而。淺。斟。低。酌。時。而。吞。雲。吐。霧。時。而。呼。盧。喝。雉。時。而。倚。翠。偎。紅。這。就。是。我。的。生。活。狀。況。了。衆。人。聽。了。齊。聲。嘆。服。對。錢。翁。道。令。郎。這。樣。多。才。多。藝。我。等。真。是。望。塵。莫。及。尊。駕。的。洪。福。委。實。不。小。呢。錢。翁。也。捋。着。幾。根。鬚。子。微。微。一。笑。好。似。表。示。他。心。中。愉。快。的。樣。子。少。停。錢。翁。又。道。諸。君。的。嗜。好。我。察。形。觀。色。早。十。分。明。白。今。天。醉。翁。到。得。最。早。大。

抵。飲。酒。的。人。都。不。喜。歡。失。約。的。而。且。他。的。鼻。子。又。紅。得。特。別。還。時。時。對。着。那。壁。角。裏。的。酒。鬢。細。細。的。瞧。好。像。和。他。感。情。很。好。因。此。我。猜。他。是。個。愛。酒。的。那。瘦。腰。兄。我。看。他。衣。服。最。漂。亮。臉。上。滿。塗。了。雪。花。粉。身。上。洒。遍。了。香。水。又。時。時。對。着。壁。間。的。衣。鏡。兀。自。窺。照。大。有。搔。首。弄。姿。顧。影。自。憐。的。樣。子。我。曉。得。他。是。個。好。色。的。先。進。發。懶。的。祖。師。了。至。於。霞。翁。我。雖。同。他。初。交。沒。有。曉。得。他。吸。煙。不。吸。煙。但。是。他。面。色。青。黃。背。部。僵。僵。十。指。尖。尖。上。都。染。得。又。焦。又。黑。那。衣。服。上。面。又。開。了。許。多。小。窗。兒。口。裏。常。含。着。紙。煙。一。望。而。知。是。個。黑。籍。名。宿。還。有。那。位。博。士。我。看。他。精。神。欠。佳。好。像。坐。立。不。安。那。長。檯。上。放。着。一。副。牌。兒。他。走。上。去。一。隻。隻。的。暗。摸。

我料他是個博學家了。現在故意相問，果然都不出。又一陣子狂笑。這時盃盤狼籍，時候已經不早。四位我之所料我真好算是善相天下士了。啊，說得大家朋友於是辭了錢翁，分道而散。

口作如是觀齋談屑

唯知居士

天下事有理有勢。理之所是，勢或以爲非。故君子必權其輕重，度其緩急，執兩用中，斯爲得之。天下無真是非，因時因地而爲轉移。吾人當心氣平和，就事論事，不受物牽，不爲利誘，真理乃見。

物質文明愈進化，則精神文明愈退化。二者適成反比例。

儒釋道三教宗旨相同，所異者特其手段耳。宗旨體也，手段用也。用雖萬殊，其體則一。所謂百變而不離其宗。語云：三教原來是一家。信哉！推之耶回，亦復如是。蓋一教有一教之教義，卽有其不可磨滅之真精神。信仰自由，不容相強，又何必存門戶之見，互相誹謗哉！

先正有言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予最服膺斯語。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過遷善貴乎決心。苟真懺悔者，自茲革面洗心，從新做一個人。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佛卽修行成熟之衆生，衆生卽未來之佛。蓋衆生成具佛性，亦視其修行何如耳。



偵探
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terie Thore.

張碧梧譯



第二卷

第一章

正在地方律師艾達士和偵探長戈蘭談論李來德暗殺案。並聽那個遺失手釧的女子訴述那番情節的那一夜。渡船碼頭的門口——凡是從荷格蘭來的旅客。都得經過這裏——有一所售報室。室的壁角裏。倚着一個男子。身穿黑灰色衣服。頭戴巴拿瑪

窗中怪影錄

帽。戴得很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臂上掛着一根灣柄手杖。手裏捧着一份白蠟庭報。正閱看報上的運動新聞欄。許多行色匆匆的旅客。從門口走進走出。他却毫不介意。這人的年紀。約在四五十歲之間。面貌和身材。都很平常。毫無異樣。雖有人曾留心看過他幾眼。但若過了些時之後。只怕不能再認識他了。他臉上雍得很光滑。頭髮是灰色。眸子也是灰色。祇

稍帶一些藍色。身高五尺九寸或六尺。不胖也不瘦。總之他在合衆國五千萬人當中並無顯明特殊的形狀。這時候從荷格蘭開來的十點半鐘的渡船已攏岸了。他仍站着讀報。無數的船客紛紛上岸。有的跨上私家的汽車。有的跳上接客的街車。分頭馳去。他都一些不去注意。在這些船客當中有一位少年婦人。臉上蒙着面幕。但嬌美的顏色。仍能隱約窺見。身上穿了一件長衣。把全身都遮住。手裏祇提了一隻銀絲錢袋。並無有傘。海邊上氣候雖冷。伊却未帶絨毯。看伊的神情。不像是從遠地而來。來的地方至遠不過是荷格蘭。或是舊金山的姊妹城。伊上岸後。又不像是初來的生客。路途不熟。舉步遲疑。却大踏

步向大街上走去。當伊走過那售報室時。那個身穿黑灰色衣服的男子。一眼瞧見了。立刻很鄭重的把報紙摺起。塞在他的衣袋中。又點上一支捲烟。也向市街走去。前面的婦人走得很快。他也快步緊跟上。既不十分接近。距離也不很遠。大約總隔開着十二三步光景。這可見他是有心跟在伊的後面了。那婦人一壁朝前走。一壁回頭張望。接連望了好幾次。先是從左肩上向後望。再灣右肩上朝後望。似乎是尋覓甚麼人。又似乎探望是否有人跟在背後。至于那個男子的眼光。雖是東張西望。但總不離開伊的左右。後來伊走到寶惠街的轉角。索性站住了。回頭看了好多一會。纔舉步再行。轉灣向山坡上走去。這時

那男子和伊的距離已接近不少。祇隔開了三四步。但伊並未留心到他身上。自管急急的向前走。正走到一座高大房屋的黑影下面。那男子忽上前急走幾步。追到伊身傍。再把帽子舉起。用和緩低微的聲音說道。請你原諒我。再請你不要驚慌。老實告訴你。我是一位警探。因奉了總監之命。特來等候你。傳你到總署去問話。我勸你不必抵抗。還是安靜些隨我前去。免得聲張出去。鬧得人人皆知。我想你是個明白人。一定以我這話爲然的。我們便一同走罷。伊猛然聽了這番話。大吃一驚。把手帕按在嘴上。似乎要呼喊。臉色蒼白。好似厚厚的塗了一層白粉。眼睛瞪得很大。呆直的望着來人。他接着又道。你請放心。我

並不傷害你。你不必呼喊。免得驚動旁人。待我去僱一部馬車。和我一同前往警署。你不要反抗。反抗也是無用的。放安靜些隨我同去。到可以沒有一人曉得。伊不說甚麼。祇瞪眼向四下裏張望。好似想尋個人來幫助和保護伊。後來忽的低下頭。兩臂很疲弱的垂着。表示伊已服從的意思。警探便道。你能這樣見機行事。不愧是個聰明婦女。你不必開口講話。隨着我走便了。我們走上山去。順着別一條街走。那裏更僻靜些。來往的行人很少。免得被人瞧見了。張揚出去。祇是我要握住你的膀臂。請你不要見怪。時候已不早了。我們一同走罷。

第二章

次日早晨。西雅圖警務總監威得接到他的屬員從舊金山拍來一電。電文是

德柔刻已就逮。並已完全招認。但謂事出偶然。實因受了驚嚇。神經昏亂。因而誤殺。如何辦理。請示覆。

在這一天的夜裏。愛桃海灣中的水面上。有一個長形的白色物件。洶動不定。先是向東淌去。忽又折向西方。有時沈到水面下。約有幾寸光景。有時海濱上燈塔中和渡船碼頭上的燈光。又照出他仍浮在水面上。這樣淌來淌去。忽隱忽現。直到天亮之後。方纔不見。沈下海底去了麼。或是因潮水退落。淌出海灣去了呢。

仍在這一天的夜裏。有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美少年。看他的面貌。像是歐洲南部人。正在一隻貨船上面工作。這貨船是從寶蓋沙開出。前往南美洲西海岸去的。他在這船上。是充當副廚司。調和麵粉。手術很是純熟。好像是精于此道的。有時工作完後。便站在船面上。很懇切的望着來時之路。臉色和態度。都非常嚴重。好似心有所思。但思想甚麼物件。或是想念甚麼人。他却不肯說出。自管默默地隨着這船向南行去。

第三章

警務總監威得把戈蘭喚到面前。把那從舊金山拍來的電報拿給他看。並說道。我想最好派賴樂詩前

去把伊提到這裏來。正式審問。伊若不翻供。便可定罪結案了。戈蘭道。是的。能個這樣。再好沒有。威得道。我並想務必分付賴樂詩。凡是聽見伊招供的人。都須在伊的供單上。各簽一個字。因為像伊這樣易受感動的女凶手。都有一種刁頑的習慣。便是在預審的時候。雖已招承。及至到了法庭上面。往往會得翻供。說先前所以招認實因受了不正當的壓迫。或是警察們的威逼。並非出自本心。應該取消無效。像這一類的事。我曾遇着過好幾次。此番不得不鄭重些。兒戈蘭道。你以為伊的罪已成立了麼。威得道。這個自然。伊既已招認。祇須正式開審時不飾詞翻供。伊的罪當然便成立了。不過伊殺人的手段。用的是鎗。

窗中怪影錄

或是毒藥。伊已招認的是那一種。我們如今尙未曉得罷了。據我的揣測。伊必是用的毒藥。戈蘭道。總監。假如伊果是這樣供認。你便覺得滿意了麼。威得道。自然。為甚麼不滿意呢。依你再要怎樣呢。戈蘭道。據我看來。尙覺不能滿意。威得道。你尙覺不能滿意麼。為着甚麼呢。戈蘭道。你倘仔細一想。或許也覺得不能滿意了。威得道。這話我不很懂。譬如伊招認是伊害死李來德的……戈蘭不待他說完。便道。必須再進一步說。我纔覺得滿意。威得道。甚麼叫做再進一步說呢。戈蘭道。依你說。不過說是德柔害死了李來德。這樣怎能便覺滿意呢。威得道。倘伊在舊金山警署中。已招認……戈蘭又搶着道。總監。蘭英暗

殺案。你尙記得麼。威得道。記得。怎會忘記呢。但和本案未必有關連罷。戈蘭道。關連自然沒有。當蘭英案結束時。我本在法國。回國之後。你便把詳情講給我聽。威得不耐煩道。是的。是的。既沒有關連。你因何提起呢。戈蘭道。不過拿來做個比例。使你能充分的了解我的意思罷了。這話既交代明白。再來談論本案罷。譬如德柔已經招認。說是用鎗打死李來德的。或是招認是用毒藥毒死他的。又或招認二者並用的。但是那支箭從那裏來的呢。他的骨頭又怎會全斷的呢。不是仍舊不能明白麼。威得道。對呀。若不是你說起。我竟忘記這兩層了。戈蘭道。再有焦迪。那個外國人。岳弟。和那個中國人。又都往那裏去了。那間技

術室中又怎會毀壞到那個地步。這都是應當一一查明的。倘有一樣不會查明。本案便不能認爲完結。啊。威得道。對的。對的。自當一一查明。戈蘭道。據我的推測。李來德縱然是被德柔害死的。但伊一人的能力有限。決不能使他遍體鱗傷。再說倘祇是一男一女毆鬪。不論怎樣猛烈。也決不能衝毀全室。像技術室中那般厲害。除非他們曾用鐵桿和斧頭橫掃亂劈了一陣。威得道。你以爲再有旁人共同動手的麼。戈蘭道。不但是以爲。我且敢決定是這樣。更敢斷定那弓夫像射出的那支箭。並不是德柔的詭計。威得道。這個何以見得呢。戈蘭道。我以為那是男子的詭計。決非婦女的詭計。因爲婦女的胆力究竟不十分

強大。倘要謀害旁人。縱不花費巨金。僱人前去下手。也必須有人幫助動手。退一步說。婦女因情愛或嫉妬的原故。動了殺人之心。又因不願被外人曉得。便大着胆。親自去動手。但殺人的方法有限。大概總不外乎用毒藥。用刀或是用鎗的。已比較的少數。況乎用箭。再則伊實行時的種種佈置。必得周密。決不會留下許多痕迹。因為婦女的精細的性能。雖在恐慌急遽之中。仍不會滅失的。但本案的情形。恰巧和這相反。所以設計使弓夫像射箭的謀主。我以為決非婦女。德柔雖也是凶手之一。但李來德一死。決非祇死在伊一人的手裏。威得道。你這番推論。或者是正確的。其他凶手的蹤跡。諒你已經探訪。不知可曾探

箇中怪影錄

訪明白麼。戈蘭道。這尙不會。我自當繼續去探訪。或者不會容他們漏網。現在我正專心一意。研究那些從技術室中搜攏來的許多證據。曾設下好幾個問題。自問自答。怎奈竟然回答不出。你可有甚麼獨到的見解麼。威得道。你莫來問我。我是更及不上你了。我勸你切莫氣餒。須知黑暗到了極點。便是光明。你能努力向前。不愁得不着最後的勝利。其實我對於本案應負的責任。比你重大。如今却全倚仗你去辦理。我真覺慚愧啊。

戈蘭和威得談論了好多一會。但實際上並未尋出一些頭緒。便悶悶的告別出來。再往地方律師艾達士的事務所去。到了那裏一問。艾達士已經出去。好

在他是常來的熟客。向幫辦律師講了幾句話。幫辦律師便開了艾達士的辦事室門。放他進去。他走到室中。見那許多證物。仍舊攤列在桌上。便站在桌前。一樣樣的拿起來瞧看。看了一會。神經陡受感觸。忙逐一的計數。似乎覺得缺少了甚麼。接着數了又看。看了再數。嘴唇抿得很緊。眼光也很冷峻。後來微微的點了點頭。有如是想着了甚麼。覺得很滿意的一般。這當兒艾達士已走了進來。很愉快的喊道。戈蘭。昨夜你諒必睡得很酣罷。戈蘭不答。却牢牢的望着艾達士。好似不以他這問話爲然。又好似心中正想着甚麼要事。無暇回答他的。再好似要察看他的臉色。決斷甚麼事件的一會。纔很疲弱的點點頭。彷彿

表示昨夜並未得着酣睡似的。說道。那是甚麼。哦。是的。我睡得很酣罷。用手指着桌上。又道。這桌上的物件。我是一一記在心中的。昨夜我走了之後。難道你又整理過了不成。祇怕未必罷。艾達士道。不必再講這回事了。這些物件。真覺得討厭。我見了。便覺胸中作嘔。何必再提呢。戈蘭慢慢的道。到不是麼。我也覺得這些東西討厭。不過比較我昨夜看見時。似覺少了一些。因此我不能不問你一聲。艾達士一聽這話。曉得他已覺察缺少那隻手釧。正苦沒話回答。幸虧戈蘭不再追問下去。便連忙掉轉話頭。問道。你可有甚麼新發現。麼。戈蘭道。沒有甚麼。祇有舊金山拍來一份電報。艾達士道。你說甚麼。電報麼。甚麼電報

呢。我從未聽說有甚麼電報呀。戈蘭道。這電報也沒有重大關係。不過說那女子德柔已在舊金山就逮。現在正要派人前去。把伊押往這裏來。電報上又說伊已招認。是伊害死李來德的。艾達士道。既然這樣。你怎能說這電報沒有重大關係呢。難道你猶以爲不足麼。試問你再要甚麼呢。戈蘭道。奇了。你說的話。竟和威得一樣。他也是這樣說。艾達士道。這本是實話。自然是人人一樣說法呀。戈蘭道。但是我再要向前進行。不能祇因捉住了德柔。便中途停頓。艾達士。你的聰明呢。你的眼睛呢。我是近視祇能望到鼻前的六寸地方。你怎會也是這樣近視呢。艾達士道。你這話我有些不懂。難道你再要搜求甚麼呢。戈蘭道。

奇了。威得也是這樣問我。艾達士道。他應該這樣問你。依你的意思。應該怎樣呢。既然有了供單。你再要甚麼呢。戈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神情很頹喪的。把方纔對威得講的一番話。又複說了一通。說是雖有德柔的供單。但仍不能認爲滿足。艾達士聽完。也和威得一樣。不由得佩服戈蘭的推斷。相信李來德暗殺案仍有考慮和進行的必要。戈蘭又道。現在我固然很盼望閱讀伊的供單。但更盼望能量一量伊的脚。艾達士道。你說量甚麼呀。戈蘭道。我說要量德柔的脚。看和這塊石膏上的鞋印。是否大小相符。接着又道。我察看這塊石膏上的鞋印。可知那婦人所穿的。必是一雙沈重的鞋子。決不是輕便的拖鞋也。

不是平尋上街穿的鞋子。因此我猜想那婦人穿的。或許是一雙遠行或打獵穿的高可齊膝的重靴。你看這不正是釘印麼。雖是不很清楚。但仔細一看。分明是釘印啊。倘你要和我辯論。說那婦人穿的。未必正是我所說的重靴。但婦人穿的別種靴鞋。試問可能留下這種痕印麼。自然是不能的了。再則那婦人

必會跪在這石膏上面。所以更有靴統上十字形結帶的印。這也是一個證據啊。艾達士凝神聽他說。等他說完。問道。倘伊的脚和這靴印。果然吻合。伊並招認殺李來德時。果然是穿的那種重靴。你便得怎樣呢。戈蘭不再解說。祇道。連我也不曉得。等到了那時候。再作計較罷。

曉渡京口

徐哲身

神前。酬酒。曉開船。一棹中流。望森然瓜步。江寒初見。日松寥天。遠只如煙。依微浦樹。層嵐裏。高下風帆。去雁邊。形勝東南。征戰舊。狼封莫廢。太平年。

過燕子磯登絕頂

徐哲身

峭壁巉岩。遏浪奔。振衣絕頂。正朝噉斷鴉。點點黃天。蕩垂柳依依。白下門北。固青蒼寒裏。見南徐杳靄。望中昏可憐。王氣銷沉。盡更洒磯頭酒。一樽。



第九回 觀覽成績佳人逢巧遇 替換傭婦浪子起深心

雪芬足趾的傷處。雖塗上了玉樹神油。痛苦頓減。若欲踏在地上。勉強走動。就覺得裏面突突的跳。立時脹疼。無奈叫古檀搬出許多書籍。堆放在沙發上。翻閱消遣。到十二點鐘。古檀知道友伯一定不會來的。喚老媽子開飯上來。與雪芬吃開飯。換好衣服。專候友伯一到。便可同往。

古檀等候倍心焦 不住的 時計拿來細細瞧 一點已
敲過半點 徐徐日影轉花梢 心中想 如何友伯來還
未 不信道 負約分身別處跑 祇好耐心來再等 階
前獨步慰無聊 見那裏 雙飛蝴蝶花間住 軟綿綿
醉綠迷紅好夢邀 自笑不如蟲快樂 相依相伴度終朝
吾古檀 容思落雁存虛願 只贏得 辜負丰姿似雪
標 但望善成今日去 不虛往返得多嬌 狂生應許天

憐惜 慨把紅絲付幾條 比與神仙成眷屬 溫柔鄉裏樂春宵

古檀沿着庭前的走廊。走來走去。何嘗數十遍。友伯足音寂然。古檀把手表一看。兩點已過十分。沉吟自思。他莫非真個放我。生不來了麼。這也奇怪。所約的時候已過。吾何必發戇。務要等他呢。古檀回上中樓。見雪芬一足微拳。仰臥在榻上。人已睡着。他便不敢驚動。走下來到書房中寫好一張便條。關照老媽子。我出去之後。如若有一個姓瞿的客人來看我。你把這字條給他看就是了。古檀說完話。搖搖擺擺。出牆門。竟向善成學校而去。到了那邊。來賓已極擁擠。古檀和善成裏頭的一班教員。本有一大半相熟。早經門口站立的招待員招呼他進去。迤邐進着校門。走到中間大廳上。果然陳設奇麗。光華奪目。東一堆西一堆的看客。言語喧闐。香氣氤氳。把九開間一只大廳。塞得實足。古檀便打側首的門裏走出去。兜到客廳後面。穿過一個操場。只見排列在那裏的一間一間教室。男男女女。有的進去。有的出來。恍若穿梭。古檀走近前來。挨進一間去。隨衆觀看。看那壁上檯上。多是擺的學生所製的美術品。聽得許多人紛紛批評。有的道這幅老虎。把絹堆得真好。遠看不是與活的一樣。眼睛尾巴。都神氣活現。彷彿要跳過來了。有的在那裏贊賞一張繡成的美女。說道身段衣架。無不該少。而且更覺耐人欣賞。且是畫裏的。

去鑲個鏡架。把他懸挂着。豈不甚好麼。一人笑道。你沒有看見他寫明白這是非賣品三字。還要多話做甚呢。古檀聽他們七張八嘴。倒亦好笑。站立片時。他仍舊隨着大衆擠出來。再往隔壁一間去看。都陳列的畫品。有的是着色的。有的是墨筆的人物山水。翎毛花卉。無一不有。古檀略爲觀覽。覺得沒甚趣味。重又軋到外邊。再想樓上去看看。瞥見兩個女子。在他貼身走過。一個面貌很熟。就是賈曇花。一個却不認識是誰。

那古檀 目光移注兩人身 竊喜曇花此地臨 貌比遊湖稍瘦損 然而他
益增嫵媚益丰神 其中定有姻緣分 天賜相逢學校門 巧不過 友伯
未來儂獨到 保無人 在旁看破這莊情 心思想 步便跟 好像那 蝶
戀春花欲斷魂 賈女曇花胸坦白 不防浪子久鍾情 各間流覽評成績
嬌怯原非足力勝 行至後園多樹木 綠陰底下想安身

曇花道。漱芳姊姊。這裏地方不小。我們兩個圈子兜轉。已經覺得有些怯力。你看樹陰底下。天然安放着一隻條白鐵長椅。不如坐歇再走。大家積積力。漱芳道。吾也有些走不動了。妹妹你穿着皮鞋。更是累墜。坐

坐再走。我很贊成。兩人走到椅子邊頭。曇花拿一方白巾。在坐處拂去些灰塵。便和漱芳並肩坐下。曇花舉目周圍看。見一个年少男兒注視頻。只爲古檀隨着走。

見他兩人在此休息。

他便也遙遙相對椅存身。漱芳滿腹生疑惑。未識狂徒怎樣人。舉步不離跟左右。十分大胆好奇聞。曇花也是心中想。儂却從無見此生。芳姊向來多謹慎。不信道肯移行止辱閨門。苦難啓齒言相問。默默芳胸意緒紛。

起初他們沒有覺得有人跟着。自然說說笑笑。態度活潑。現被古檀骨碌碌一雙眼睛。看得他們又羞又忿。曇花早有些坐不住了。

硬着頭皮芳姊喚。低聲附耳話分明。可曾見面生男子將人看。目逆吾們不轉睛。

漱芳輕輕說道。愚姊早已覺得這人寸步不離的隨在後面。不過方纔他雜在人叢中。未便妄測。

此地人稀情直顯 分明釘我兩人身

曇花道。姊姊。吾與你在此久坐。如果認識的友人。進來瞧見這種樣兒。被人家談論起來。還恐防要加吾們一個冶容誨淫的罪名哩。大概的成績。也略經賞鑑。不如同姊姊出去罷。漱芳點頭道好。

爲人畢竟貴知機 事到臨頭免是非 乖覺曇花忙起立 與漱芳 衣裙略
整步輕移 匆匆不敢回頭看 兜向前邊人又擠 出得校門心漸放 大街
行盡話分離

漱芳道。曇花妹。先到吾家稍憩。待我差阿毛送你回去。否則路上我倒不大放心。曇花回頭望望。却不見那少年跟上來。便道多謝姊姊。此刻這廝不見。諒已他去。我歇幾天再行造府了。漱芳道。千萬留意。倘遇若人。可往人家暫避。曇花笑道。請姊姊放心。大家說了聲再會。

看他們 一向西行一向東 各回府第步匆匆 曇花頓益心頭悶 恨女子

有志難移薄俗風

看方才這個男子是

正值英年宜績學。衣冠不與下流同。如何舉動無廉恥。好色耽花效野蜂。

幸我二人多是鐵錚錚。扳起面孔他未敢冒昧上前。道句非禮。

換一個 詩感標梅卑賤女 保不定 芳衷引動悞嬌容 玉人無限騷心處

嘅歎連聲歛翠峯

曇花回去。因此便生了一場大病。

再說古檀相對坐 苦無機會話情衷 他惟有 勤傳視線希相引 却誰知

一對神仙鉄石同 兩兩談心裝未見 忽然起立步從容 古檀是 目送

如花心已醉 料到那 滿腔歡喜又成空 不甘追步佳人後 悵望園林夕

照紅 良久抬身前面去 來賓紛散各西東 歸途贏得愁如許

想就是往找汪三。與他計議。也未必有甚效力。

徒費言詞計亦窮 回到家中身入內 猛聽得 中樓人語亂烘烘

老媽子急忙趨前說道。小姐有幾位朋友在樓上談話。關照倘若少爺歸家。請慢上去。可在書房暫坐。

古檀聞說稱知道。踏進書齋。把衣服寬。素稔妹兒心性劣。常防祕密被人窺。貿然闖上遭他忌。吾只好。在此聊將報紙看。

剛剛翻着一張罵人報。看到某公子某山人。被反對黨罵得不亦樂乎。忽聽見樓梯上一陣腳聲。又夾着言語喧笑聲。曉得客人要走了。古檀輕挑窗帘。對玻璃窗外望着。見一共四人。三女一男。這男的恰走在靠窗一面。所以看得清楚。身體魁偉。穿一件白熟羅長衫。黑紗馬褂。光着頭。却没有戴帽子。與他並肩走的女子。祇看見粉紅色的衣角。身髮頭形。都被那男人遮住。絲毫未見。後面兩個。一個長方臉。年紀約有三旬。姿首尙還不惡。再有一個。面孔橫闊。身段肥矮。看上去。倒比那長方臉的女子。年紀輕點。後面跟着老媽子送他們出去。古檀尋思。這四個人當中。我沒有一個認識的。倒也很奇怪。輕輕走到廊下。等到老媽子門好門進來。急忙對他招招手。喚到書房裏問道。小姐可曾知道我已回來。老媽子道。我說過的。古檀續問道。客人甚麼時候來的。老媽子道。少爺出去不多一回。他們就來了。古檀道。一個一個來的。還是四個人同來呢。老媽子道。女客先來。歇了一回工夫。那男客纔到。古檀道。小姐就在中間陪着他們白話。沒有到自己臥房去過麼。只見老媽子微微一笑。答道。少爺要管他做甚。低着头。逕望裏邊去了。古檀心

中。老大的不快活。慢吞吞上樓來看妹子。見雪芬撐開洋鏡。正在那裏弄鬢脚。沙發上堆滿的書本。都搬空了。雪芬回頭笑道。檀哥。如何此時已回來了。善成裏可遇見熟人沒有。古檀留神察看。覺他妹子濃施脂粉。滿面春風。與自己出去的辰光。判若兩人。益發委決不下。便道。踏疼的一隻脚。現可全愈否。雪芬把頭一搖。說道。好是覺得好點。踏下地終有些困難。故吾在此坐了一天。連移動都不敢。恐怕再傷了他。急切更不容易復原。古檀沉吟半晌。便走到雪芬房間裏。雪芬忙道。檀哥。你要尋甚東西。古檀道。沒尋甚麼。拿一支紙煙吃吃。古檀口裏胡亂回答。急急走到妹子牀邊。留神觀看。可有破綻。豈知被褥整齊。妝台上。面也絕無證據遺留。正在四處查察。只聽得雪芬在外叫道。煙罐就在檯上。難道你不看見。到何處去瞎尋了麼。古檀道。你把別的東西遮了。自然我一時找不到。你現在告訴我。明白。一拿就着。順手取兩支煙。走到外房。一支遞與雪芬。一支啣在嘴裏。劃了火柴。先送過去。等雪芬吃旺。然後湊在自己那支煙上。呼了兩呼。坐在籐椅裏。默默出神。

雪芬含笑喚哥哥 你有何 心事牽纏樂趣無 吾問你 此去可逢人熟識
絕無回答太奇乎 分明受着誰人氣 儘管將情說與吾 妙計從長圖報

復 丈夫奚事費躊躇 古檀聽 目定珠 怎好把 揣測之言問訊渠

便道吾記挂母親。未知他與爹爹吵鬧之後。身體可安好。故你問我。一時竟未曾入耳。雪芬道。吾近來記憶力十分不足。你不言。我又忘了。爹爹有書信在此。雪芬在袋裏摸出一封信。交古檀閱看。古檀閱畢。說道寶姊還欲留他住幾天。屆時爹爹陪娘回來。倒也甚好。古檀將信套好。放在抽斗裏。此刻雪芬盤膝坐在沙發上。把傷足擱在上面。古檀笑說道。你這個樣兒。若剃去了頭髮。倒與和尚坐蒲團一式無二。可惜不會念經。否則攤一本經卷。再弄個木魚敲起來。別人走來一看。還要錯認何處逃出來的俏尼姑哩。雪芬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你把人家的脚無端踏壞。不存抱歉的心。反來油嘴滑舌說趣話。待吾好走了。看放了你過門。古檀不等妹子說完話。早已一溜烟向樓下就跑。不防這當兒老媽子一手提着水壺。正在一步一步的上扶梯。古檀走得急。一時彼此不及避讓。把老媽子仰面撞倒。直跌到樓梯底下去。可憐他頭髮半已禿了。那裏經得起與地板親個嘴呢。古檀一嚇。足已踏空。滾下去。便撲跌在他身上。雪芬曉得有人從樓梯上跌下去。還未知跌了兩個人。坐在沙發上笑嚷道。檀哥。這是你取笑我的報應來了。古檀雖是跌下去。却未曾受傷。扒起來想攙扶老媽子。祇見他一言不發。正在那裏喘氣。幸虧得那壺裏的

水不是沸水。他拎上來預備小姐洗手用的。不然衣服單薄。縱不跌傷。也要燙熟了。古檀連叫媽媽。你跌痛了何處。老媽子只是不語。雪芬聽見。方才明白是老媽子跌了。但自己又不能行動。

問一聲 甚緣因 是誰傾跌下樓門 莫非那 媽媽與你行相撞 怎說竟
叫喚連連不做聲 恨我未能來走動 跌傷何處說分明 祇聽得 古檀
又把媽媽叫

至此老媽子方才甦醒。說道阿壞。疼殺我也。好少爺快點攙我起來。背心下面多浸在水裏。冷陰陰令人難受。古檀見他已醒了轉來。知道當時跌悶。

頓去胸前萬丈驚 用力攙扶婆子起 問他心裏可清明 老媽答道渾身痛
背骨儼如斷幾根 扶向下房衣服換 倒頭草榻便存身 古檀來見同胞
妹 他說道 須請傷科看此人 年老防伊添別病 未知誰是好醫生 雪
芬埋怨親兄長 下扶梯 怎說倉皇不見人 可看他 曾否皮膚來跌破
有無血出在其身 老年難與青年比

倘若一落不醒。

人命交關是怎生 父母一雙多不在 誰堪擔負禍千斤 幸而速醒無妨事

然而已大費周折。既須請醫替他調治。家內事體。亦有人做。又須另喚用人。一日間你闖了兩場禍。

煩惱都由自己尋 此刻時光將欲晚 延醫不及待明晨 曾記得 前年表

叔京都轉 贈吾們 八寶靈丹幾粒存 內部損傷皆可服 不如尋取與伊

吞 只消沒有寒和熱 咽幾天 傷痛痊愈患就輕

古檀把平時貯放藥物的那隻小箱搬出來。叫雪芬尋覓。雪芬道。你終是貪懶。自己不肯做事。古檀道。你曉得清楚。一定認識這藥丸是個甚麼樣紙包裏的。不要我性急慌忙。再拿差了別的藥。越覺不妙。原屬謹慎起見。你又怪我貪懶。冤枉不冤枉呢。雪芬道。吾共總說得兩句話。你便詞鋒銳利。源源而來。若真個老媽子死了。你就要嚇得如木偶一般。不肯作聲了。雪芬一面說着。一面開了木箱。將那包八寶丹檢出來。打開紙包。裏面是裝的一隻銅匣。匣蓋抽了開來。方見鋪着一張詳細用藥的做單。下面端端正正排列着十粒丹藥。外面層層密密用上等蠟紙包裹。每粒紙角盡頭。另有硃紅篆文圖章印在上面。古檀將

做單細閱。只見上寫道。內部跌打損傷。重者兩粒。輕者一粒。用頂好覆甌酒溫服。服後須睡眠一二小時。食物忌量腥壹個足月。方自祕傳。屢著奇效。不可輕視。古檀取了兩粒。便道好的覆甌酒。恐怕倒沒有。雪芬道。酒不過取其行藥性的意思。既無覆甌酒。白蘭地不是更好嗎。古檀笑道。你真想得到。白蘭地有祛疫解毒助精活血之功。自較他種陳酒為佳。況且吾們的白蘭地。藏貯多年。酒性和淡。全無火氣。然則你去倒三杯來。待吾就好。下去化給他吃。雪芬道。倒酒你又不曾。又要差遣着別人。倒好意思說得出口的。古檀道。是的是的。我去倒就是了。請你莫動火。

古檀移步進房門 手啓箱櫥取酒瓶 看分明 不錯分 西文牌子字標清
攜來便向中間放 瓶塞掀開氣味馨 注滿一杯顏色顯 光華應不讓黃
金 下樓便進媽媽室 化藥擎盞喂予吞 婆子起初辭不要 再三相勸始
應承 看他是 眉頭緊繃將丹服 彷彿竟 骨鯁喉嚨苦萬分 勉強吃完
重睡倒 古檀旁立問開聲

你咽了一歇。背上痛楚若何。肚皮裏頭不覺有何難過吧。老媽子嘆口氣道。渾身不能轉側。一轉側。就像

有人把我在那裏抽筋剝皮。睏着不動。倒還不覺得甚麼痛。古檀道。這個藥。吃跌傷是頂好。極有靈驗的。吃了之後。你安心睏一歇。待他週身微微出些汗。那末傷發到外頭來了。老媽子答應一聲。古檀拿了杯子。走將出來。替他把兩扇房門掩上。回到樓中間。雪芬道。你看他吃的麼。古檀道。豈但看他吃。還是我喂他吃的哩。雪芬道。可見他一交跌得甚是利害。畢竟樓梯上滾下去。自己做不得主。但望吃下藥去。

免生技節無翻覆 庶不致 父母歸家有責言 想吾們 一日豈能離僕婦

倒要勞你的駕。速往荐頭店裏去走一趟。

喚將使女庶周全

古檀道。巷口不是就有個姓黃的。開着荐頭店在那裏。我去看看。如其有相當人物。叫他儘先就領到這裏來。好得前回他已送過歇的。

雪芬便道休耽擱 日已沉西難再延 催着古檀忙出外 自言自語坐中間

吾今日終以爲他善成裏觀覽成績。遇着朋友。要到晚上纔歸來的。偏偏轉得比往常獨早。雖經囑咐老媽子阻住上樓。人家曉得他已歸家。自然不肯再坐了。雪芬想想方纔和他們幾個人談笑快樂。現祇剩

得自己一人。倍形寂寞。倒是打算不出甚方法。可以使哥哥不在家裏住宿。則我約他們到此。一無懼怕。正在滿肚子的思索。聽那扶梯上一陣腳聲。早見古檀回來了。隨後跟着兩人。雪芬一看。認得一個是黃荐頭。那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大概就是領來的媽媽了。黃荐頭走過來叫應雪芬。便說道。小姐。這個人手脚干淨。做些生活。包你看得中意。向來是在盍頭巷宋公館裏做的。因為今年宋老爺高陞到河南鄭州去。太太要帶他同往。他屋裏嫌得路遠迢迢。不肯放他跟去。所以出來的。今朝鄉下剛剛上來。大老爺來叫人。真是再巧。不。雪芬道。看他人還清潔。就叫他做做看。荐頭又叮囑幾句。關照他好好的做。這裏老爺太太待下人都是和氣得極的。做得對我。停兩三日來秤工錢。那傭婦微笑應諾。雪芬照例給了兩角洋錢與荐頭。叫他坐一歇。黃荐頭說是還要別處去送人。下次再來坐了。謝了一聲。

回身即便將樓下 傭婦跟隨送到門 好一似 螞蟻接頭私語密 移時悄悄上樓廳 天光暗 點了燈 古檀便 指引廚房晚膳烹 忽聽得 隔戶呻吟聲不絕 新來人却暗心驚 推開窗牖探頭望 室暗如何看得清 跑上中樓詢小主 這間房屋睡何人 雪芬道 舊時傭婦年華老 偶不經心

跌壞身 半體受傷初服藥 因茲呼疼在床衾 你不妨 今宵睡在儂房後
有一隻 竹榻湘妃是現成 那女傭 問悉其情心始放 便向那 千金
房後置鋪陳

雪芬道。新來媽媽。你姓甚。問明了喚起你來。免致纏錯。那女傭答道。小姐。我姓張。雪芬道。如此吾們叫張媽就得了。你在宋家以前。還在誰家做過呢。張媽道。買家。古檀聽見。心中就是一動。忙問買家的老爺。可。是名字叫做笙甫麼。張媽道。大概是的。他家僅有一位小姐。面孔生得極其標緻。却和這裏小姐不相上下。古檀接續問道。然則買家是你老東家了。有時候你到他家去的麼。張媽道。今年正月裏我去過一回。小姐還給我許多果子。另外又撥我新年賞封。後來就到鄉下去。今番出來。要緊上人家。故而沒有工夫去望小姐。

古檀聽着張媽話 頓觸胸懷一片情 既是舊東常進出 圖謀有路勝他人
不妨如此央渠去 何慮佳人不動心

誰知古檀因張媽與買家熟識。從中可以借他臂助。私衷深喜。而賈曇花畢生幸福。無形中早被古檀破

壞無遺。令人徒呼負負。

第十回中當細叙 斯時權把筆尖停

●祝鈍根的社會之花

韋凌影女士

自從禮拜六二百期停刊之後。我好似失去良好的伴侶一般。每到沒有事的時候。就一本本的搬出來。同着弟妹們批評封面或是尋着有趣味的短篇講給他們聽。有一天我到某書局裏去買半月雜誌。看見許多人擁擠着問社會之花到了沒有。那時我很驚奇的問道。社會之花是幾時出版的是誰的主任。書局裏人對我說道。這社會之花是鈍根先生的主任。已出三期了。當時我很歡喜的買了回去。挑燈夜讀。如對故人。現在已看到第四期了。我沒有甚麼好的禮物來慶祝。只得寫這幾回話獻上。願鈍根先生培植這社會之花。如世界一般的長久。凌影祝。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北市場後身保靈寺後院有東西寄靈正房十數間。東首一間爲更夫室。室中東西各有火炕。西炕久無人居。緣自去年以來。無論何人一在西炕住宿。夜間卽夢一少女與之綢繆。非天明不去。衆初不信。屢試屢驗。故皆畏避之。惟同是一室。宿於東炕則無異。其前院住有憲兵連前任連長某。亦曾夢該女往祟。連長固素聞其異者。知非人類。與之格拒。迷夢中糾纏一宵。天將曉。女用力抓其下部一把始去。

腹中有蛇 (山東)

青島埠東李村有劉姓者。年四十二歲。年前冬月間在家睡眠。突由口中伸出蛇頭一個。被其母瞥見。驚惶失色。急喚醒向言其異。其子不信。劉母卽請隣佐到家。俟劉睡時。以窺其異。未幾劉入睡。鄉蛇果

又從口中而出。衆遂與其母議。擬速設法爲之醫治。聞其母近延拘蛇之神醫至。設壇作法。劉忽覺腹痛。須臾臥床而死。其母大哭不止。深悔多此一舉云。

狐耶鬼耶 (奉天)

▲新聊齋之一

連長醒悟。掌燈視之。胯間竟有破

傷數處。自此成疾。臥病月餘始痊。

其後無奈。每月朔望日赴該寺之

鬼王廟焚香禱祝。始告安堵。該連

現任連長猶照例行之。又該寺更

夫知有前事。不宿西炕。女固不復

見。惟至夜深人靜。輒見有無數小

兒。着小大氅。戲於園內。如有月光

望之。尤真切。不過面目模糊。莫能

辨識。衆以其不爲人害。咸聽之。至

其前院甚安靜。無怪異。祇司事辦

公室之門。夜間常自行闔關。晨起

視之。則依舊焉。

●和尙太太離婚

(北京)

▲理由爲不肯佈施一切

衆生

北城交道口北某廟住持僧某。妻

妻萬氏。因近來佛事不佳。擬用萬

氏招引遊人。爲生財之道。萬氏不

表同情。日前提出主張。實行離婚。

由其胞兄萬二關說。某僧知其去

志甚堅。只得聽之。一面則物色繼

任人物云。

●鍋鳴

(雲南)

▲大概有些不平事

省城洪化橋某姓灶上之鍋。忽不

擊自鳴。聲如牛吼。約三四分鐘乃

止。該姓以爲不祥之兆。大有戒心。

●兄妹幾成伉儷

(北京)

▲幸未合昏

西城養馬營住戶蘇人羅某。前經

媒人說妥甯某之女爲室。昨爲完

婚之期。下午一時舉行婚禮。及至

新婦拜堂時。熟視新郎。忽然失聲

大哭。賀客譁然。良久。新娘謂新郎云。爾非我胞兄亞辛耶。當時羅亦愕然。諦視新婦。確爲伊妹亞冬。原於六歲時被拐。甯某夫婦收爲養女。幸未合昏。遂破涕爲笑。手足團圓云。

狂喜欲絕。詎知笑聲未終。忽自稱覺得神經麻木。頭目昏暈。遂即罷賭。比由主人雇轎。送之回店。卽時氣絕而死。症類中風。中風暗槓。竟成讖兆。亦異聞也。

仍不改。子訓大怒。遂於二十八日晚間乘一對野鴛鴦。情致繾綣時。持刀將奸夫淫婦雙雙殺死。次日親赴初檢廳投案云。

●新獅子樓 (湖南)

▲總算演了一回把戲

●中風暗槓 (浙江)

▲又麻雀者當心性命

▲胡子訓燒美武松

西直門內茶葉胡同住戶秦某。憑媒人胡氏說妥東安門內住戶任

鎮海城區小南門內橫街頭開肉鋪之陳某。年已六十有餘。新正賭興甚豪。前日在鄰居某宅又麻雀。有一副牌。中風暗槓。二翻和倒。陳

北城外九尾冲胡子谷妻劉氏。與夫弟子訓同居。父母均故。子谷經商在外。劉氏年方花信。性好淫蕩。與鄰人王某秘密往來。醜聲四播。子訓聞知大怒。曾假題勸嫂。詎劉

媒人胡氏說妥東安門內住戶任姓之女爲妻。已於前日迎娶到門。是夜新娘因新郎並無正當營業。亦無恆產。而且醜陋不堪。鬧了一夜。次日夫妻商議。各退婚書。彼此

離婚云。

●死人吃醋（北京）

洞房花燭夜之妬鬼

京東通縣開設油坊之韓某娶妻

張氏情愛甚篤不意上月染病逝

世不數日韓即聘定左近吉姓女

為繼室迎娶時懸燈結彩頗為熱

鬧及晚來賓鬧房正在興高采烈

之時新娘忽然倒地兩眼發白口

中大叫我乃張氏可恨韓某薄情

等語嚇得一般鬧房賓客狂奔四

散新郎心知有異亟購冥資焚化

並許大放餞口新娘始得蘇醒云

●墓中人復活（山東）

（山東）

▲姑妄聽之

省城南關山水溝西義地內近有

人葬一新墳未及三日被劫墓賊

開墳竊取屍衣詎開墳後將屍拉

出而死者肢體自動忽然復活賊

大驚棄置而逃及至天明行人見

之撫之體尚溫墓穴儼然知係劫

墓賊所為惟其人眼珠雖能流動

而喉音莫能發出故未有知其生

前家世者嗣經該地地保報明警局查驗發落云

●桃僵李代姑嫂

拜堂（浙江）

▲冲喜反成冲死

餘姚東鄉有毛某者行年已邁素

患沈疴前月間病勢益劇以俗有

冲喜之舉爰尤而效之將其未婚

之第二媳接來冲喜但其子經商

遠地一時不及返家成禮乃以其

女代之強迫拜堂不料婚期一過

毛竟長別人間冲喜變成冲死鄰人莫不笑其愚不可及云



●五通

人。心。好。惡。古。今。然。冷。暖。原。因。係。醜。妍。祇。有。五。通。能。博。愛。情。從。嫫。母。輸。繡。綿。

●神仙醋

戾。氣。流。酸。日。月。星。嫉。雲。妒。雨。蔽。乾。坤。滔。滔。醋。海。千。層。浪。嚇。得。神。仙。欲。斷。魂。

●送上門來的新娘婿陳姓

待。抹。三。生。石。上。名。豈。知。好。事。反。垂。成。含。羞。初。試。陳。蕃。楊。情。海。風。波。瞬。息。平。

●人產猴

越詩

趣詩

糊○猴○組○閣○猿○稱○帝○巴○戲○名○馳○五○大○洲○試○聽○石○家○啼○異○物○料○經○冠○沐○必○封○侯○

●新娘子大打出手

不○解○猜○嫌○卸○盛○粧○賀○新○郎○罷○打○新○郎○因○知○人○上○人○難○做○可○奈○苦○中○苦○備○嘗○

●碧雲霞之相思病

愛○犬○杳○然○黃○鶴○如○相○思○莫○耐○半○床○虛○津○門○有○客○興○長○嘆○甯○作○鴉○兒○莫○作○豬○

●遊客強親女伶香吻

包○天○色○膽○信○非○誣○自○是○登○徒○卽○暴○徒○不○備○而○攻○搵○粉○頰○无○妄○災○及○嫩○皮○膚○

●兩夫一婦

左○右○蘇○張○兩○牡○間○齊○驅○並○駕○不○辭○難○能○教○醋○海○無○風○浪○畢○竟○蛾○眉○非○等○閒○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逐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敬感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蔡育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九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角	特刊號 每册一角五分
冊數	價目	郵費
全年卅六冊	三元八角	國內郵費 一角八分
半年十八冊	一元六角	日本郵費 一角八分
		香港澳門 七角二分
		郵匯各國 一元四角

中國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圍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好奇淫巧的祕史

讀了本書

-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雙絕。
- 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態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輯入。尤稱傑作。
-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構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上海

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